

長篇武俠
奇情小說

鴛鴦劍



中原書局出版

上海錦章書局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壹月十版

長篇 武俠 鴛鴦劍

△全書洋裝四冊▽

△定價▽

著者 四明馮玉奇

出版者 上海中原書局

印刷者 上海中原書局

發行者 上海中原書局



版權所有

總經售處

上海

錦章書局

武俠長篇
奇情小說

鴛鴦劍

馮玉奇著
大可山人評

第十九回 悶香一縷嬌女被劫 袖箭三路黑兒遭殃

當蕊珠離開白家莊的第二夜。方九官那裏早已得着有人來報告。說是六塔寺的江僧。給白甘兩家兄妹殺得大敗而回。九官得知這個消息。心中真是喜歡得跳了起來。口中連說痛快。一面又問來告訴的心腹人道：可還有得着什麼消息。那心腹的人道：聽說那方寡婦已給一個小子。削去了半個屁股。不能行走。且那方鮑陳地方。已經燒成一片焦土。九官一聽這話。不覺極聲啊呀一聲道：這話可真嗎。那麼這方寡婦人呢。那人道：方寡婦現在不知下落。據說是給江僧接到鷄鳴山去了。九官忙叫快再去探聽真確消息。那人答應。便即走開。這時九官心中。既喜江僧大敗。又痛八嫂被害。生死未卜。甜酸苦辣。同時竟說不出話來。正在這個當兒。祇見黑兒恰從外面進來。手中攜着兩套僧衣僧帽。一見九官。便即喊道：九弟。你答應幫俺到白

家莊去。什麼你竟忘記了。你想現在不是已有好幾天了嗎。今晚這樣好的月色。好的天氣。若不和我去走一遭。不是生時要辜負了美人嗎。九官聽了。忍不住笑道：俺瞧你真好猴急。好像生平沒有近過女人似的。現在你既然這樣說。俺便和你去走一遭。不過這時也太早呀。來來來。咱們先到店堂裏去喝幾盃二酉兒吧。黑兒聽了。忙道：這好得很。一面便高叫伙計拿酒。兩人便在外面桌邊坐下。你一盃我一盃的對飲起來。一面談講着王家的小姐。真是美貌得了不得。單看了她紅紅嫩嫩的臉蛋兒。先要使人心醉了。九官笑道：你竟贊美得如此好法。俺想她的工夫恐怕差了一些兒吧。說起工夫的好。手段的美妙。實在要算俺的嫂子方寡婦了。黑兒哈哈的笑道：可是我聽說你的嫂子却被江僧賊禿奪去了。是嗎。九官將桌子一拍。大聲道：可不是。今夜小弟幫了大哥的忙。往後却要幫小弟去奪回咱的嫂子呢。黑兒道：這個當然。現在已二更向盡。三更天氣了。咱們可以動身了嗎。九官把頭一點。兩人便起身改扮僧裝。結束停當。帶了悶香兵器。又跨上了馬。兩人便向白家莊飛馳。

而去。但見碧天如畫。一輪皓月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路上乘着酒興。翻山越嶺。拍馬前來。等到行近白家莊的時候。忽見莊前有一更夫。手提小鑼。更鼓。滴滴鏗。滴滴鏗。正在敲着四更。九官向黑兒丟個眼色。黑兒早已會意。便即飛身下馬。奔上前去。拔出寶劍。喝聲住步。那更夫見了。嚇得魂不附體。跪在地上。連叫大師饒命。黑兒見他喊自己大師。知道他認做自已出家人了。心中頗喜。便將更夫縛在樹下。嘴裏塞了棉花。向他道。俺六塔寺大師是也。汝如大聲喊叫。咱家定取汝性命。說着。便欲跳身進莊。忽見九官向他招手道。黑哥。你且進去。把那雌兒背出。萬一有人追出。小弟守在這裏。獨力阻擋。雖然他們沒有驚醒。你便把僧帽脫下。丟在院中。切記切記。黑兒聽聲。俺理會得。便立刻跳上牆去。又跳下院子。輕步走到西廂房來。把紙窗戳破。祇聽裏面悄悄無聲。燈光搖蕩不停。好像油已將盡。黑兒不敢就進去。便從身懷取出悶香。香頭對準了窗眼。一縷縷的熏入房中。誰知小鴛阿鴛。小珠三人。因這兩天夜夜防備。身子本已乏力。即使沒有悶香。也是不會便醒。現在三個人屋子裏。個個聞

到香氣。這就愈加睡得格外香甜。黑兒這就放胆把窗用劍挖開。輕輕一躍。那身子早已跳進房中。祇見房中三張床上。上首阿鶯。右手小鴛。左手小珠。三人都呼呼的熟睡。黑兒對此三美。真覺個個都好。但是又深知白姑娘和甘姑娘本領高強。不好輕惹。祇有這位王姑娘正和西施一樣。花容月貌。却是柔弱嬌憨。更討人憐愛。黑兒想着。早已走近左邊床旁。將小珠輕輕抱起。祇覺一陣濃郁的少女冒味觸鼻。黑兒把小珠祇當蕊珠。心中大喜。便忙拔手門檔。走出院子。却把頭上僧帽脫下。拋在院中。一面縱身跳上牆頭。再從牆頭上跳到外面草地上。九官見他大事已畢。面現喜悅。忙牽過馬匹。兩人便各跨上馬鞍。加鞭連連。如飛般的向三里店而去。黑兒尙恐再有人追來。騎在馬上。心中惴惴不定。九官道：「大哥放心。今夜他們如要追來。也一定追到鷄鳴山。向江僧要人去。決計不會追到這裏來的。」大哥：「你又耍瞎急作什麼呢。」黑兒聽了。方始略爲寬心。看看快要到三里店了。後面果然沒有一騎追來。這時黑兒心中的喜歡。真非在下的一支秃筆所能形容其萬一了。那時三里店中的店

小二一聽門外馬蹄嗒嗒的聲音。知道主人已經回來。他便開門出來相迎。黑兒跳下馬來。把小珠輕輕抱到一間清潔的房子裏。放在床舖上。小二把兩人馬匹牽到後槽去喂料。這時却已五更天氣。天尙未明。九官見黑兒從房中走了出來。因向他笑道：大哥。現在天尙未明。乘此良夜。你快去成好事吧。俺不會來打擾你的。你走出來幹嗎。黑兒聽了這話。向他深深一躬道：老弟。今夜有勞你了。此後我定把你的嫂子去奪回來。讓你受用報答你的互助盛情吧。九官笑道：得了。得了。俺也要睡交了。明兒見吧。說着。便自回房去。黑兒也報之以微笑。一面走進房來。一面將門掩上。把自己的身上衣服。統統脫去。祇刺了下身一條短褲。此時見小珠猶是沈沈睡着。黑兒心想。蕊珠乃是官家小姐。閨閣千金。不比尋常女子。且又弱不禁風。方在閣上跋踈。黑夜奔波。若再任她悶着。恐怕要悶出病來的。自己要和她成其好事也。該叫她醒了。那麼兩人玩起來才有有趣。否則那有什麼意思呢。想她如此柔弱女子。就是醒了。俺也不怕她掙扎呢。黑兒想罷。便喝了一口開水。向她面上噴去。小珠被他這

一噴。身子立時打了一個寒慄。便悠悠醒了過來。小珠自幼跟她娘爺練訓拳脚。正是所謂將門之女。且又在離塵島上跟着俞朔兒學習內功。因此她的工夫。竟比璇珠還要強上一陪。平日睡在床上。枕邊必備着濕面巾一條。誠恐有使用悶香賊到來。預籌可以解救。今晚一個大意。晚飯時又給阿鶯小鶯多灌了幾盃酒兒。因此沉沉的熟睡不醒了。此刻給黑兒用開水一噴。未噴之前。在路上呼吸了空氣。心裏本已一半明白。一半模糊。現與是完全清醒了。她把眼兒略爲半開。瞧見自己却是另睡在一張床上。床前站着一個黑臉大漢。面目猙獰。赤看上身正在室中解去結束。小珠心中早已明白。自己身子一定被這個賊人用悶香劫來的。這個黑臉大漢。不曉得是不是李家姨媽說的前時搶蕊珠姊姊的人嗎。我現在既已到此。不妨仍裝着熟睡模樣。將計就計。使他不得近身。也好使他曉得咱們年輕的女子。是不好輕惹的。小珠想罷。却依然把兩眼緊緊閉着。身子却一動不動。端端正正的睡在床上。一面運用內功。向丹田氣海提到週身百脈。一時間。那個個汗毛孔裏。便有針鋒

似的風兒。向週身團團保衛。黑兒一見小珠。臉似桃花般豔。色是胭脂般紅。心中一陣蕩漾。那慾火早已高燃。便即騰身欲跨上小珠的嬌軀。意圖去解她的衣服。扯她褲子。成其好事。不料跳躍而上。還未碰着。小珠的嬌軀。突然一個斛斗。翻身落下床來。好像有人向他打擊似的。黑兒連忙爬起身來。回視小珠。却又一動不動的。好好兒熟睡着。這使黑兒心中大吃一驚。因便低低向小珠喚道。小姐醒醒。小姐醒醒。一面却又走到床前來。用手去摸她的臉龐。不料手心還未抵着她皮膚。就好像針刺一般。痛澈心肺。黑兒啊呀了一聲。復又倒退了數步。却是近不得她的身子。這是黑兒心中便發生了無限疑問。心想。蕊珠第一次睡在我的身上。祇是哭哭啼啼。一些兒沒有掘強。而且是個非常的柔弱。即是第二次被俺負在背上。也沒有什麼工夫。爲什麼現在第三次人已睡在咱家的床上。分明是俺口中的一塊柔嫩的肥肉。什麼倒反而近不得她的身了呢。這其中必有蹊蹺。俺非得向她問明了不可。小珠想着。他也不敢再走床前去。就是在室中。大聲叫道。王小姐。你這是什麼的玩意兒。不

要再使人悶在葫蘆裏了。俺的工夫是非常的好。和小姐玩起來。準能使小姐稱心滿意的。小珠聽了。暗暗罵了一聲瘟賊。原來你是把咱當做了蕊珠姊姊了。也是你這瘟賊的晦氣。今天碰在咱姑娘手中。可要給你些利害了吧。小珠想着。却依然不作一語。那時黑兒愈覺疑心滿腹。即使她睡着了。也沒有這樣的。喊她不醒。這一定是俺着了道兒了。黑兒想罷。一時惡向胆邊生。恨在心頭。不管什麼。猛可的便把壁上掛着的撲刀取下。向小珠的身上猛力一刀斫下。說時遲。那時快。小珠聽得清楚。立刻飛起一腿。正巧踢中黑兒的手腕。黑兒一陣酸麻。那刀早已丟的一聲落地。黑兒心中一慌。連忙倒退數步。小珠便從床上霍的跳起。柳眉倒豎。嬌聲含嗔。大聲怒罵道：那裏來的毛賊。把姑娘請到這裏。意欲何爲。要知姑娘並不是好惹的人。你要識相的。快快獻馬出來。請姑娘回去。要不然送掉你這狗命。那時休怪咱姑娘無情。這時黑兒真弄得莫名其妙。怎麼王小姐竟有如此好本領了。因忙問道：姑娘請通過名來。小珠聽了。哈哈笑道：姑娘乃尙小姐是也。你這狗頭正是活該倒霉了。怎

麼把姑娘騙到此地。想是你活得不耐煩了嗎。黑兒聽了。一時氣得怒不可遏。從地上拾起撲刀。就是一刀劈了過來。小珠本欲不待他較量。今日他如此無禮。心中好不着惱。就隨手拿起一把椅子。奮力抵抗。這時隔壁的九官。正欲解衣睡下。突然聽得隔壁一陣撕殺聲音。心中奇怪。便急急下床。來瞧個究竟。小珠見推門進來。又是一個滿臉橫肉的強徒。心想不知共有多少毛賊。若不先打倒一個。他們怎肯放手。九官站在門口。見黑兒正在和那姑娘格鬥。心中好不奇怪。暗想。黑哥說的王小姐。乃是個嬌怯怯的妙人兒。什麼也會使起拳腳來。這一定他把甘家的妹子搶差了。想甘家的妹子。是個有名的好手。就是那白家的姑娘。也是個女子中不常有的脚色兒。九官想着。却祇不敢往前相助。小珠見這樣和他打過去。打到幾時才了。因把椅子閃過一旁。便使一個鶴子翻身的姿勢。兜心的一拳打去。黑兒冷不防被這一拳。早已仰面一交。小珠便剩勢躍出窗外。在空地上等待黑兒出來撕殺。九官見黑兒跌倒。連忙來相扶。黑兒便欲跟着出去。九官道。給他一鏢是了。不可輕追。黑兒聽

說就在室中連放三鏢。小珠正欲候他出來。不料人未到來。那鏢早已飛到小珠面前。小珠眼快。連忙躲過兩鏢。第三鏢到來。便即伸手接住。一面冷笑道。姑娘奉敬你三箭吧。話聲未完。一面早發出她媽璇珠授給她的上中下三路袖箭。祇見上珠向黑兒的頂門穿過。下箭却被窗下的矮牆擋住。中箭不偏不倚的正中在黑兒的左乳上。因爲黑兒赤着身上。那血便流滿了胸脯。黑兒啊啣一聲。身子向後便倒。九官一見。連說糟了。遂忙把黑兒乳上的袖箭拔出。一面扶他到床上躺下。一面給他敷上傷藥。等到九官跑到外面。祇見天已大明。小珠早已不見。九官連忙又奔到馬槽。一瞧餘馬統統都在。獨缺了那匹青葱草上霜。心中不覺大吃一驚。口裏大喊黑大哥。不好了。青葱草上霜千里不見了。原來前日黑兒獨上白帝城。在一個旅店裏借宿。遇得了這頭千里名駒。他用了不少心思。方才把它盜來。寄藏在九官的三里店內。不料現在美人未得。却失去了一匹好馬。真是偷鷄不着蝕把米了。要知青葱草上霜究竟是否珠小盜去。且看下回再詳。

大可山人奇仙評

黑兒搶小珠。冒名六塔寺大師。其手段甚救卑鄙。

既把更夫綁在樹上。又把僧衣拋在地下。木江僧冤枉。誰知下回却救出王若蕙。

小珠運用內功。黑兒一個斛斗。寫小珠的工夫。真勝過乃母璇珠。

小珠對黑兒的話。亦是先理後兵。奈黑兒不悟。祇好賞他三路袖箭。聊報一縷悶香。小珠真是個爽快人。

黑兒不求上進。和狗盜九官結納。真辱沒乃祖雲裏燕清名。黑兒真可殺。

小珠黑兒盜來的青葱草上霜騎去。因此又引起下文和一蝶。交涉。又是一層很好的波折。

第二十回 奪名駒雙飛柳葉刀 尋珠兒大鬧六塔寺

尙小珠既發出了上中下三路袖箭。把繆黑兒打倒。乘他們慌亂之中。她便回身到馬槽裏。正想解下一匹馬兒。忽聽一陣馬嘶。小珠一聽。知道其中必有一匹名馬。她便仔細望去。祇見隔壁馬槽中。果有一匹高頭駿馬。小珠認得此馬。乃是青葱草上霜的千里名駒。心中暗暗歡喜。覺得這馬和李姨媽的桃花雪裏紅。一個是白裏點紅。一個是青裏罩白。真是一對名駒。世上少有。她便輕輕把他牽出翻身上馬。策上一鞭。那馬便絕塵飛馳而去。瞬息千里。此時旭日初昇。照耀萬綠叢中。却把枝頭宿鳥。個個驚醒。向馬前馬後盤旋飛鳴。小珠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快慰。好像眼前的青山綠水。無一不在歡迎她得勝歸來。行行重行行。不料那馬於不知不覺中。却跑過灣頭。竟斜岔到紅葉村去。紅葉村的風景更佳。小珠一路欣賞晨景。很得意的拍馬向前。不料迎面來了一個嫵媚多姿的絕色少女。看去年紀祇不過十五六歲。騎着全身火炭似的一匹賽赤兔。一見了小珠。便卽上前攔住了去路。向小珠嬌聲吐道：好好。姑娘何處不找到。原來是你這婆子盜了姑娘的名駒。却在這裏很自在的

遊玩。快快還姑娘的馬來。萬事全體。不然送到官府。怕不辦你一個偷刼的罪名嗎。小珠沒頭沒腦的聽她說出這番話來。也不覺勃然大怒。冷笑了一聲道：這馬是你的嗎。可有什麼憑據。不然你便是冒認姑奶奶的好馬。少女道：自己的馬怎會沒有憑據。這馬名叫寒雲蓋白雪。又叫青蔥草上霜。乃是一匹千里名駒。不信你可瞧他的身上。青天裏蓋着一層淡墨。好像是冬天的寒雲。再瞧他的肚下。完全是一白無際。所以名爲寒雲蓋白雪。小珠聽了。便卽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刁賴的婢子。馬的腹下當然是白色的居多。這樣就算是憑證。真要笑死了人。姑娘老實的告訴你。這馬兒果然不是咱的。但姑娘愛他是青蔥草上霜的千里名駒。所以從強徒手中奪了來的。現在既然落在姑娘的手中。怎肯輕易再給你冒認了去。還是快快給咱滾開了吧。要不然惹了姑娘的性子。便給你打了一個半死。那時懊悔可來不及了。那少女聽了這話。真是氣得杏眼圓睜。把兩道娥眉倒豎了起來。也冷笑了一聲。便掄起了小拳。好像要打下之勢。原來這個少女。便是和小鴛爭雁奪鹿的柳一蝶。她生平

最愛的是兩口馬兒。一名寒雲蓋白雪。一名綠眉賽赤兔。上月她因爸爸奉趙制台命。有公事往西安去。她便留下在都益旅店中。她因閒着無事。便騎了賽赤兔往獅子山去打獵遊玩。不料爲了雁兒。竟和小鴛爭論起來。後來山璧官勸解。大家認爲世交。兩人倒反而不好意思起來。一個要把雁兒給她。一個要把鹿兒送她。客氣一回。小鴛又欲邀她到家來住。一蝶說改天前來拜訪。那天一蝶回到都益旅店。不料那蓋白雪的馬兒。竟被黑兒盜了去。黑兒因恐一蝶要來追認。故而不把他騎去。祇是關在三里店的馬槽中。今日却被小珠騎了來。又齊巧給一蝶瞧見了。就誤會小珠是偷馬賊。小珠却誤會一蝶是個騙子。所以兩人各不相讓。一蝶爲什麼要到紅葉村來呢。她原來是瞧白小鴛的。這時小珠一蝶揮拳似有相鬥之意。她那裏放在心上。也不肯示弱。但是身在馬上。又是空手空拳。兩個都是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拳小臂短。且又騎着高頭駿馬。那裏打得着呢。小珠眼快。見一蝶背上插有兩把雙燕柳葉刀。她使撥轉馬頭。挨到一蝶的身邊。說聲照拳。便把左拳向一蝶面門。

一閃。一蝶連忙還拳招架。那知小珠早已縮回手來。冷不防將她背上的刀兒搶了過來。一蝶慌忙用手去拔刀時。那背上却祇剩了一柄了。一把雙燕柳葉刀已被小珠搶去。祇見小珠吃吃地笑道：咱們都有了傢伙。就此和你戰三百回合怎樣。一蝶見她如此可惡。便即指罵道：不要臉兒的小蹄子。你偷了姑奶奶的馬兒。現在又當面搶了咱的刀。難道也好活賴的嗎。小珠抵嘴笑道：不要多說。你若勝得過咱。咱便把刀兒還你。那馬兒也送給你可好。一蝶怒道：你打算咱勝你不得嗎。說着。便攔腰的就是一刀揮來。小珠也把刀抵住。兩人因此便在馬上大戰起來。但是馬高刀短。你來我去。也是打不着的多。兩人約鬥了五六十個回合。依然不分勝負。小珠心想。這樣的戰法。竟好像兩人在開玩笑了。那又有什麼意思。不要小鴛和阿鴛倒等得自己性急了。因想：咱給她一些利害。打發她走吧。便就掉轉馬頭。一連又是三支袖箭。她的袖箭本來是百發百中。取人性命。因為她想自己和她並無冤仇。何苦喪她性命。所以祇向她腿上肩上發去。一蝶見她掉轉馬頭。心中已知她不懷好意。所以

等她三箭發來。她便一一躲過。一面大笑道：丫頭休放冷箭。看姑娘的鏢吧。說着。也是連連三鏢。小珠見她前兩鏢並排飛來。正是射人兩眼。後一鏢中路而來。刺人咽喉。小珠慌忙把柳葉刀一橫。祇聽叮噹一响。兩鏢早已落地。說時遲。那時快。中路的鏢早到咽喉。小珠略一偏讓。祇聽嗤的一聲。從頸頂旁飛穿而過。小珠不覺也暗暗吃驚。一蝶見三鏢皆不能中她。也暗地裏喝了一聲。兩人各自羨慕。便又大戰起來。小珠因無心戀戰。便棄了一蝶。拍馬向白家莊回去。一蝶那肯放鬆。緊緊在後追趕。口中還大喝盜馬賊。往那裏逃。這時兩人早已到了莊前。小珠見她罵自己盜馬賊。心中又大怒起來。便回馬過來。和一蝶又大戰。作者到此。又要來說白家莊的一方面事了。那晚鳳孫睡在床上。耳聽得更夫正打四鼓。敲到莊門面前時。忽然把更鼓停止了。心中殊頗懷疑。正欲起床。又聽莊後有人說話。鳳孫因恐怕又要和上次一樣。同小鴛起了誤會。所以他格外的仔細。先到莊後草房巡視一週。祇見兩個莊丁正在礮麥。一見鳳孫。便叫甘爺什麼這般早便起來啦。鳳孫笑道：沒有事。他便回

身到房見璧官亦已醒來。問鳳孫在那裏。鳳孫把更夫忽然停敲的事告訴他一遍。一面又說是在後院查看。璧官沉吟一回。忽又聽莊前一陣馬蹄嗒嗒的聲音。璧官鳳孫兩人。不覺都愕然。鳳孫便向他一招手。意思叫他隨後就來。他遂躍身跳出院子。祇見月明如水。院子中心遺有一物。黑越越的好像一塊磚瓦。他便連忙將他拾起一看。心中不覺大吃一驚。原來却是頂僧帽。他便縱身一躍。飛出莊外。又見更鑼一面。拋在地上。南面一株樹上。却又綁着一人。鳳孫心知有異。便即飛步前往。祇見那人正是更夫。因忙解去了綁。又替他挖出口中的棉絮。祇聽更夫叫道：「大爺，你們小姐被六塔寺裏的和尚搶去了。請大爺快快去救呀。」這時璧官也已開出莊門。走了出來。更夫一見忙上前把方才和尚的話。又向璧官細告一遍。鳳孫璧官連忙回身到西廂。祇見窗戶已開。小鴛阿鴛好好睡着。祇是不見小珠。璧官因連忙喊醒她們。可是再也喊不醒來。且房中又有一陣香氣。兩人祇才恍然大悟。這姊妹兩個一定是被賊人使用悶香崗住了。鳳孫連忙用冷水將兩人噴醒。祇聽小鴛阿鴛呵的

一連一揉眼睛。一見房中站着璧官鳳孫，便都從床上跳下。忙問出了什麼大事。鳳孫笑道：兩位妹妹可還在夢中。小珠被六塔寺中和尙刮了呢。小鴛一聽，見小珠果已不在床上。心中大吃一驚。忙問你們怎樣知道。我和鴛姊却怎的一些也不曉得呢。阿鴛心細，見小鴛臉上還帶有水漬。因笑道：想來我們被賊子用悶香悶住了。二妹，你不見咱們臉上不是還留着大哥用水噴着的水漬嗎。小鴛見阿鴛臉上果有水漬，一時急起來道：那小珠一定是被刮了。她是我向尙夫人竭力留下的。倘然有失，叫我怎樣對得住璇珠姊姊呢。既然你們知道是賊禿把她搶去的，那麼咱們此刻還得趕緊追到六塔寺去。說着，一面叫菊兒端水，和阿鴛一同洗個臉兒。鳳孫道：事不宜遲。我瞧璧官仍留守莊院。俺們三人去追回小珠來再說。璧官點頭稱善。鳳孫阿鴛小鴛三人便各帶了寶劍，跳上坐騎，急急的向六塔寺追去。誰知一路上却不見有影子。三人連連加鞭，到了六塔寺相近，便先跳下馬來，將馬兒拴在鷄鳴山的山脚下樹枝上。大家飛身躍上六塔寺的屋頂，祇見大殿和禪室均寂靜無聲。

三人乃步至後院。祇見一間禪室中。隱隱有光射出。鳳孫向內一瞧。祇見僧床上睡着。一人不住地呻吟喊痛。鳳孫知係上次要傷僧徒。遂利阿鶩小鴛持劍入內。向床上的僧徒喝道。賊禿。快把剛才搶來的姑娘藏在那裏。說給咱們知道。否則一劍將汝兩段。那僧一聽。轉身過來。正和阿鶩打個照面。阿鶩一瞧。不是別人。正是紅心。紅心一見三人手持亮晃晃的寶劍。先有三分懼意。因遂戰慄答道。姑娘有所不知。小僧因受重傷。睡在這裏。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還請姑娘原諒這個。小鴛阿鶩見問不出話來。也不十分爲難他。小鴛便順手把手中持着的鶩劍。向那邊壁上凸出的。一個鹿頭削去。不料鹿頭纔落下地。那壁上突然現出一道門來。小鴛無意中破了祕密。心中好不快樂。遂問紅心裏面是何處。紅心不敢隱瞞。說是大師的春室。大師也在裏面。鳳孫聽了。恐紅心洩漏衆僧。因向紅心道。咱看你在這活受地獄之苦。何不早脫離苦海。來得乾淨嗎。說着。遂把劍鋒向他咽喉刺去。祇聽紅心啊呀一聲。血水便卽泊泊而出。不能再活了。此時阿鶩小鴛已是跨步入內。見裏面另有一個天

井一帶三間平屋。第一間內燈火通明。阿鶩便仗劍而入。原來裏面盡是搶來的婦女。有的綁了手。有的綁了脚。個個都臉含淚珠。有的還暗暗啜泣。小鶩阿鶩見她們可憐十分。便一一給她們割斷繩索。小鶩又一一瞧去。却祇不見有小珠在內。阿鶩問她們何以被藏在此地。有的說被和尚搶來。有的說是燒香來。被和尚硬禁在此地說時。大家便都跪下叩頭。說求小姐救她們出去。小鶩又問今夜和尚有無搶來一個女孩子。你們看見沒有。衆人都說未曾看見。小鶩阿鶩聽了。心中好生奇怪。一面便將衆婦女引到山門口的彌勒佛座旁。叫她們靜靜相等。待他們把後面當家殺了。再來送你們下山。一面便仍回身進內。祇見鳳孫在一間小間內。正在替一個大漢解去綁繩。祇聽大漢自稱名叫王若惡。因找其兄若蘭。不料被和尚把酒灌醉。綁在這裏。已有二日。今蒙大爺相救。情願引路到江僧臥房。鳳孫一聽。心中甚喜。正在這時。忽聽警鐘亂撞。原來當阿鶩鳳孫小鶩三人殺了紅心。闖入密室的時候。早

被一個打雜和尚瞧清楚了。他便闖入機關。下了地室。報與江僧。江僧這時正又在替方寡婦敷上傷藥。祇聽江僧笑道：「卿卿。這幾天傷可大好了。可是從此你的腎波活動。是沒有像以前的美妙了。今天能不能試試啊。」方寡婦嫣然笑道：「我不能仰面睡呀。屁股仍有些痛呢。」大師如果高興。就讓我來睡在上面。你儘可以一動不動。保叫大師稱心呢。」江僧哈哈笑道：「妙極。妙極。真是有名的好工夫。打雜僧聽了。心想：大師倒還在窩心呢。」因奔進來大叫道：「大師不好了。外面來了一男兩女。見人便殺。快請大師出外抵敵。」江僧一聽。忙叫去撞警鐘。一面提了九節鋼鞭。直奔前來。方寡婦嚇得早已逃入機關中去了。且說江僧奔出。正遇鳳孫。阿鴛。小鴛。他便破口大罵道：「好個乖妮子。那天被汝逃出。今天却來自投羅網。阿鴛聽了。更不打話。揮劍便斫。小鴛向左。也是一劍刺來。鴛鴦兩劍。左右夾攻。齊下。江僧那裏放在心上。把鋼鞭向上擋去。說也奇怪。那九節鋼鞭。碰着了鴛鴦劍手裏。便好像一枝甘蔗一般。祇是一寸一寸的斷了下去。小鴛阿鴛正是得意非凡。更是步步逼進。江僧拿了一段鋼鞭的

柄。真是又痛恨。又吃驚。這時外面前後左右便擁擠了六七十個和尚。手執大刀闊斧。口喊捉拿刺客鳳孫。性起奮力抵抗。祇見劍光起處。光頭紛紛落地。衆僧見三柄寶劍利害。嚇得個個不敢向前。鳳孫大喝江僧道：賊禿。快快把方才搶來的姑娘交出。萬事全休。江僧這時已在僧徒手中取過兩柄戒刀。一面也回罵道：你這廝不要在發昏吧。俺那裏有搶你的姑娘來。小鴛阿鴛齊聲道：哥哥理他則甚。今日定取汝狗命。說時。小鴛一劍。正削在江僧的右耳。阿鴛一劍。正削在江僧的左耳。江僧忍痛。又把兩柄戒刀。向上抵去。不料兩刀早又削斷。這時江僧鮮血已流了滿臉滿身。他便縱身一躍。飛步逃到後山去了。衆僧見江僧已逃。那裏還敢再戰。鳳孫叫他們繳下戒刀。便不爲難。衆僧一聽。遂都棄刀跪下。叩頭饒命。鳳孫阿鴛小鴛遂追問小珠下落。衆僧齊說寺中今夜並無一人下山。三人聽了。心中頗覺納悶。因好好的又教訓他們一頓。遂把衆婦女帶領下山。叫她們分頭回家。若蕙也叩謝鳳孫等三人相救之恩。因找不着其兄下落。只得快快回老家去了。此時天色已明。鳳孫向阿鴛小

小齊鴛說怎麼辦。小鴛阿鴛也連連搓手。不知他們究竟想何想法。去找尋小珠。且待下回再詳。

大可山人奇仙評

青葱草上霜。一蝶又說出一名寒雲蓋白雪。和月瑤的桃花雪裏紅。兩馬真遙遙相對。的是名馬。宜乎小珠愛不忍棄。

一蝶上回和小鴛爭鹿。本回和小珠爭馬。圓睜杏眼。捏着小拳。真寫得形容畢肖。

爭馬搶刀。小珠比一蝶更強。

庭中拾起僧帽。再加更夫眼見口述。木江僧又安得不倒霉。

江僧悔氣。便是藏春室中的婦女運氣。

江僧的九節鋼鞭。好像是小鴛兩劍的試驗品。

大千去了兩耳。江僧亦削去一耳。可見師父到底比徒弟強。

第二十一回 釋誤會慨贈蓋白雪 用巧言激動賽金剛

且說白家莊門前的一蝶和小珠兩人戰了半天。終是不見高低。小珠正在撕殺得
不耐煩。忽聽一蝶向她叫道：「喂，慢來，慢來。姑娘有話問你。」小珠聽了，因也收了柳葉
刀。向她說道：「你有什麼話，快快的說出來。」一蝶道：「咱們戰了半天，還不曾知道你的
姓名，請你通過名來。」小珠笑道：「咱就是尙小珠是也。那麼你也通過名來。」一蝶道：「俺
姓柳名一蝶。咱們在馬上既打了個平手，咱欲與你在馬下見個高低可好？」小珠笑
道：「不管馬上馬下，咱都贊成。祇要能勝得過咱，咱就把馬兒送你。說着，兩人便都跳
下馬來。將馬兒拴在樹上。小珠問道：「還是刀戰，還是掌鬥？」一蝶道：「先來刀戰是了。說
着，便叫了一聲得罪，就揮刀劈面斫了過來。小珠說聲來得好，也就舉刀相迎。一來
一往，又戰了三十個回合，仍是不分勝負。兩人都一些兒沒有破綻。一蝶把刀舞得
銀花點點，小珠把刀舞得五化八門。祇見兩團白光在地上滾來滾去。各人心中也

都暗暗喝彩。小珠見不能勝她。心中一急。便計上心來。她忽然賣了一個破綻。叫聲
啊呀。便卽把刀收住。向後便逃。一蝶道。她被自己削中手腕了。心裏一喜。就緊緊追
趕。不料跑得太快。一不留心。突然腳下一滑。就是仰天一交。剛剛跌倒。小珠早已回
過身來。舉刀就要砍下。一蝶閉眼待死。小珠忽又格格笑起來。起來。咱不來殺你。
你起來再重新見個高低吧。一蝶聽說。便卽躍身跳起。心中好生奇怪。怎樣好好兒
的。竟會滑跌呢。回頭去看小珠。却見她在地上拾起兩個鐵彈丸。笑着拿給她看道。
柳姑娘。你性不要太急了呀。要如你不滑跌。咱可真要被你一刀結果了呢。一蝶聽
她當面嘲笑。心中既惶恐。又感激。但口中却不服道。咱中了你的奸計。你縱然將咱
砍死。咱也決不甘心的。小珠把鐵彈丸依然藏在懷中。對她笑道。現在咱們來掌頭
相鬥好嗎。一蝶道。大家不可用暗器。用暗器傷人。那有什麼希罕呢。小珠吃吃笑道。
咱並沒有什麼暗器。你自己不小心。被彈丸滑跌了。怎能怪我呢。一蝶道。不用多
說。咱們就來拳鬥好了。說着。便將柳葉刀放在地上。兩人便拳來脚去。各顯本領。打

了許久。到後來兩人竟扭做一團。滾在草地上。一回兒你壓在我的身上。一回兒我
歡倒你在低下。不說兩人打做一團。且說白家莊裏的白璧官。見鳳孫。小鴛。阿鶯。自
四更天氣出發。現在天已大明。太陽已從東方升起。却不見二人回來。心中好生焦
急。因便出莊來張望。却見莊東樹枝下。拴着兩匠馬兒。白璧官一望而知。這兩匹正
是千里名駒。一名綠眉賽赤兔。一名寒雲白蓋雪。心裏不覺奇怪起來。既有馬在。怎
的沒見乘馬的人。因慢慢的踱了過去。走了十數步路。方才瞧到。原來在草地上。竟
有兩個女孩子在歡打呢。璧官心裏忍不住好笑。便連忙奔了過去。小珠忽然見到
了璧官。便大喊道：白大哥。你快來呀。咱今天遇見了一個騙子了呢。一蝶抬頭一瞧。
不覺也大叫道：白大哥。你快幫咱來捉這個盜馬賊。璧官一聽兩人都喊自己白大
哥。心裏愈加奇怪。因忙仔細一瞧。原來一個是柳一蝶。一個正是尙小珠。璧官一見
了小珠。真是驚奇得了不得。心想。鳳孫等三人。都到六塔寺去找你。你怎麼却在這
裏和一蝶撕殺呢。一面連忙分手。叫兩人快快的放手。一面哈哈的笑道：兩位妹妹

怎的大打起來。有話大家可以說呀。一蝶小珠那裏肯聽。仍舊緊緊的各揪住了各人的衣襟。璧官走上前去。因用力將兩人分開。忙問到底爲了什麼。祇見兩人猶是一個柳眉倒豎。一個杏眼圓睜呢。璧官一手握了一蝶。一手拉了小珠。連連笑道：不要吵。不要鬧。則先來問小珠。你不是被六塔寺的和尙搶了去嗎。怎的却在這兒和柳家妹妹相打呢。小搶鼓起了小腮子道：咱不是被和尙搶去的。咱是被一個黑臉大漢搶的。這個大漢。大概就是搶蕊珠大姊姊的繆黑兒。璧官哦了一聲道：原來又是這個傢伙。那麼你又怎樣的逃出來呢。小珠因把自己如何戲弄他。又如何射他三支袖箭。後來便到糟房去牽馬。瞧見這匹青蔥草上霜。因愛他是千里駒。所以就騎了來。不料在紅葉村地方。就碰見了這個姓柳的。她冒認那匹馬兒說是她的。所以咱就和她大打起來。一蝶一聽。便撇了小嘴。連忙應道：大哥。這匹馬兒真的是咱的。前兒咱騎了賽赤兔。到獅子山去打獵。不是和大哥小鶯姊碰見了嗎。後來咱回到都益旅店。不料那匹寒雲蓋白雪。就被盜去了。今天找到你這兒來玩。不料

給我在路上碰見了。我不管到底是誰給我盜去。祇要現在是誰騎着。那麼誰就是盜我馬的人了。璧官聽了。方才明白兩人爭鬥的原因。不覺又大笑道。兩位妹妹的理由都充足得很。不過你們是誤會了。那馬兒很顯明的一定是這個繆黑兒偷的。現在大家且不要爭妙。到了莊裏再說吧。說着就放了她倆的手。小珠因把地上的柳葉刀拾起。笑盈盈的還給一蝶道。對不起得很。這把刀還你吧。一蝶也覺不好意思。便抵嘴一笑。接了柳葉刀。一面便去解樹枝上拴着的賽赤兔。小珠也去牽了蓋白雪三人便走到莊上去。莊丁早已迎了出來。璧官叫把這兩匹馬兒牽去喂料。一面攙着兩人手先到廳上坐下。莊丁泡上好茶。璧官又把兩人介紹一回。一蝶笑道。咱們早已知道了。璧官道。已經知道了嗎。這樣很好。現在我替你們調解。小珠笑道。大哥不用調解了。這馬兒既然是柳小姐的。咱當然應該原物奉還。不過說我是個盜馬賊。咱這可不答應哩。說着便又吃吃笑了。一蝶見小珠這樣的天真可愛。這樣的武藝超羣。本來已很願意和她交個朋友。因為方纔大家賭了氣。所以各不肯讓。

後來自己跌倒在地。她却來加害。心裏一陣感激。也就愈加愛她。今見她這樣說。便也笑道：尚小姐既是從強徒手中奪了回來的。咱就轉送給了你。不知尚小姐能夠接受嗎。璧官這時見她們兩人竟這樣的客氣起來。又忍不住格格的大笑起來。道：方纔大家爲了馬打得這樣利害。現在怎的却把馬兒又推來推去要送人了呢。說得兩人都紅暈了臉。低了頭便嗤嗤的笑了。正在這時。忽見鳳孫小鴛阿鴛三人。匆匆的進來。一見小珠一蝶。心裏又驚又喜。喜的小珠已經回來驚的是一蝶。怎的也。在這裏。莫不是小珠。是給一蝶救來的嗎。這時小珠一蝶見了小鴛。便都站起。連叫姊妹。小鴛又把阿鴛給一蝶介紹。一蝶也向阿鴛叫了姊妹。璧官忙笑問鳳孫到了六塔寺後。又遇見了江僧沒有。鳳孫却又問小珠怎樣回來。璧官道：你們且先說給咱聽。咱再告訴你們。鳳孫因把大鬧六塔寺的話告訴一遍。璧官笑道：這真是冤枉了江僧那廝。大概也是他的霉氣星高照吧。你道小珠妹妹是誰劫去的。却就是搶三妹的黑兒呀。說起黑兒。真也是個倒霉人。他把小珠竟當作了三妹。不料被小珠

妹妹大打一頓。你想他不是大上當了嗎。大家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璧官道：你們且別笑。還有更加稽可笑的事呢。因又把一蝶小珠誤會大打。滾在地上。擡成一團。統統告訴了衆人。阿鶩小鴛鳳孫三人都笑彎了腰。小珠一蝶却把臉兒藏在小鴛阿鶩的身懷裏。羞得不敢抬起頭來。小鴛道：別怕羞。別怕羞。現在你們到底預備怎樣啦。一蝶道：咱的那匹馬兒。尙小姐既然愛他。咱已願意贈送給她了。阿鶩道：我瞧你們兩人十分相得。還是結了姊妹吧。也不辜負了你們一場撕殺。大家聽了。又笑了。這時兩人聽了。正中下懷。便都點頭答應。小鴛替她們一算年齡。却是個同庚。都是十五歲。一蝶比小珠祇大了三個月。小珠便叫一蝶姊姊。一蝶便也親密密叫了一聲妹妹。兩人握了手兒。親熱異常。回想方纔撕殺情形。心裏便很覺感觸。一時兩人便更親愛起來。璧官也歡喜十分。忙叫擺席。大家入席歡飲。小鴛又問一蝶。曉風老伯又回信來了沒有。一蝶道：爸爸已有信來。他因在西安有許多公事要辦。一時不能離身。說我如喜歡住在這兒。便再住幾天。不然也可到西安和爸爸住去。小鴛

道既這樣妹妹在咱們這兒多住幾天去吧。阿鶯道：不錯。況且你新還有了一個妹子。怎好就此離開呢。小珠也勸她不要去。一蝶當然答應下來。如此一蝶便在白家莊上住下。姊妹四個天天遊山玩水。或者練習拳脚。過着十分快樂的生活。光陰匆匆。不覺已過了二十餘天。思明倒也不時的來遊玩。月兒溪的劉翫也來了數次。說蕊珠父母的靈柩已經擇地安葬。且說這天正是七月三十日。蘇州地方家家戶戶都要向地上點香燒燭。俗名燒狗矢香。其實這個燒香的原因。也有古典的。原來在元朝末明朝興的時候。江蘇地方是歸陳友諒佔領管轄的。人民因他佔領的時候。頗知愛惜百姓。却並無苛刻虐待。所以友諒給明太祖滅國以後。人民仍舊思念他的好處。所以在每年七月三十日那天。給他地上燒香。以留紀念。不料這個風俗慢慢的延開去。一直到四川地方。亦行七月三十日滿地滿街皆插香燭。他們的名目則叫敬幽冥教主的地藏香。而且這一夜裏。各庵各廟各院都請着高僧大放焰口。超度幽魂。名叫蘭盂勝會。鷄鳴山前後左右上下有大小寺院六七十個。統統於每

年是日。大舉蘭孟勝會一次。在三天前頭。每一寺中却先期豎立木柱一根。上縛長竹竿一條。竿上扎着一條紙糊的蜈蚣一節黑一節紅。臨風飄展。其下又有三角竹竿架一個。每角上懸着竹絲燈籠一盞。竹架中心。却套着七盞燈籠。入夜燈上燃燒紅燭。照得天空通明。這個大概是追薦亡魂的符號。鷄鳴山上有六七十個寺院。便有六七十個的竹竿蜈蚣燈籠。善男信女。屆時都到寺院燒香行禮。捐助香金。鷄鳴山衆寺院裏。有最大的寺院五個。分爲上中下左右兩翼。在上最高的。名叫白雀寺。中央山腰裏。卽是六塔寺。下面山腳下的叫做鷄爪寺。却也分上下兩院。左右兩翼的寺院左名羅漢寺。右名金剛寺。着五個寺院裏的方丈。每年當舉行蘭孟勝會的日子。大家齊集在六塔寺上院。做一個大大的水陸道場。因爲六塔寺地點適中。便於旅客容易集會。換句話說。我是和尚容易尋錢。且說那日江僧被小鴛阿鴛兩人削去一耳。又傷及一肩。他卽上屋飛步逃往山後。他因恐阿鴛等追來。所以他便一直逃到山頂白雀寺去。寺中的方丈。名叫普濟禪師。混名賽金剛。却是一個武藝很

強道行很高的武當派。每年除七月三十日做道場那天。下山親往六塔寺一走。平時他是不大下山。寺中僧徒却也很守清規。因普濟寺規極嚴。僧徒一有犯規。立卽處死。所以都不敢妄爲。是日普濟正在禪房裏打坐。見江僧這樣狼狽的走來。他便仔細的問爲了什麼。江僧却滿口大慌。說是有個鏢客。辱罵各寺中的方丈。祇知偷養婆娘。並無一些本領。咱家聽了。實在氣憤得很。欲爲各寺方丈。出一口怨氣。便就和他格鬥起來。不料他們的兩柄寶劍。實在很是利害。因此打敗。實在是慚愧得很。江僧之意。欲激動普濟。助他一臂之力。前去報仇。不料普濟這人。素喜清靜。安守本分。且道行高深。聽了江僧一面之辭。那裏就會大怒呢。便就勸化他一番。閉眼不作一聲了。江僧也知普濟的脾氣。知道自己求他無益。祇得暫時忍氣。等待覺海。慧雲兩人到來。再作商議。不覺匆匆過了半月有餘。這天正是三十日的夜裏。鷄鳴山的前後左右。真是萬分熱鬧。因夜裏大放瑜伽焰口。照例有三個老和尚上臺。名叫三臺焰口。江僧見普濟果然下山。他便小心招待不多一回。鷄爪寺的方丈廣德法師。

羅漢寺的方丈雲禪大師。金剛寺的方丈道恩法師。統統都到。一時滿堂濟濟。盡是高僧。小沙彌奉茶倒水。很是忙碌。那時衆僧見江僧缺少了一只耳朵。個個都向他問個詳細。江僧乘此便又大慌特慌。並用話激怒他。衆人聽了。也有代爲不平的。也有暗暗冷笑的。這時寺中紅男綠女。老的少的。蠢的弄的。呆擁擠得實實足足。過了一回。僧徒來告說大殿上一切舒齊。請大法師可以上焰口台了。江僧遂請普濟等出外。中央是普濟禪師。東首台上雲禪法師。西首台上道恩法師。因他們三個都是年高德盛的大和尚。其台下便是六十個小和尚。敲敲打打。口頭佛語。便大放起焰口了。正在燈燭輝煌。非常熱鬧的時候。突然之間。那對面韋陀殿的屋頂上。呼呼的有三支鏢飛來。正中在三個高僧台上的案桌邊。鏢尾上却縛有紙卷。普濟便把他展開一看。祇見紙上寫道：

汝等酒肉之徒。沾污佛門清靜之地。目前旣已削去兩耳。聊示薄懲。奈何不知
竣改。又復強擄婦女。此後如再不向佛前悔過。定當削汝腦袋。勿謂言之不預

也。

大明遺民白

普濟闋畢。回視東西兩位法師。他們也正在面面相覷。大家因身在台上。暫且不表。一回焰口已畢。普濟雲禪道恩下台。到了江僧的禪房。廣德和江僧都迎上前來。連說辛苦。裏人便把三支鏢三張貼拿出。給江僧和廣德法師一同瞧看。江僧瞧了。心上別別一跳。臉兒不覺一陣青一陣白起來。一面依然鎮靜態度。破口大罵道：這甘家小子和俺們竟如此作對。咱說他目中無人。口出狂言。現在列位可信了嗎。普濟這時心中也好生不悅。因問道：這甘小子有多大本領。胆大敢視吾輩到如此地步。佛門中豈並無一個好人。並無一個有本領嗎。衆人見普濟大師也動了公憤。個個便附和說：甘小子太似大胆了。江僧平日與廣德最厚。當時兩人在禪室也在議論報仇之事。此時廣德便道：江大師受了辱。就是咱們受了辱。那是一樣的。這個甘小子若不給他警戒。任他這樣猖狂。那還了得。普濟因又問甘小子住在那裏。江僧見事有眉目。便即向前來道：就在這裏相近白家莊住。一時衆人議決。准定明晚在此

取齊。大家向甘小子問罪去。不說五個方丈當夜各自回去。再說前回鳳孫阿鶯小鴛在六塔寺中密室裏。放出了許多婦女。內中有幾個少女却是姨表姊妹。年紀都十七八歲。雖然不是沉魚落雁的容貌。却也具有七八分的姿色。一個姓鮑叫如玉。一個姓陳叫薇香。薇香幼喪父母。所以便自小跟如玉的娘王氏過活。但如玉的娘也早已去世。故一家三口。全仗十指操作度活。那個鮑如玉却又是尤興陳大嫂的乾女兒。自從那晚江僧火燒方鮑陳的時候。僧徒又將她姐妹搶去。王氏還道她姊妹倆都已被火燒死。痛哭欲絕。陳大嫂見了也自傷心。此次移家仙人鎮。便叫王氏同去。王氏無家可歸。當然答應回去。並連連道謝。現在鳳孫等大鬧了六塔寺。放衆婦女出外。如玉姊妹倆便就急急趕回方鮑陳地方。不料這見那裏。祇是一旁焦土。心中好不悲傷。正在徬徨無所歸的時候。幸遇思明這天正巧出來遊玩。問明情由。便即將她們帶回仙人鎮去。見了母親王氏和陳大嫂等。閤家悲喜交集。便啼哭起來。尤興因他乾女兒回來。心中歡喜。一面又在隔壁借了一屋。給王氏如玉薇香居

住。不料如玉。薇香身子柔弱。且又受了驚嚇。便病了二十多天。這日病已全愈。姊妹兩人卽到陳大嫂家來謝病中照料。一面又告訴在寺中怎樣受罪痛苦。幸未失身。這個時候思明在旁聽了。他本已在白家知道鳳孫等曾大鬧六塔寺。心中頗覺痛快。此時聽了江僧如此萬惡淫兇。心中非常着惱。是夜他也不言。尤與說知。一個人獨往六塔寺去。恰值大放焰口。他便蹲在韋陀殿的屋頂上。連發三鏢。前有字三紙。告知衆僧。誰知江僧等又誤會甘鳳孫的所爲。因此便又引起二打白家莊的事來。要知江僧等怎樣攻打白家莊。且待下回分解。

大可山人奇仙評

尙小珠大戰柳一蝶。一蝶忽被兩個鐵彈丸滑倒在地。小珠本可以一刀砍下。今却格格笑着。叫她起來重鬥。和三國志裏雲長義釋黃忠一樣筆法。

此一蝶所以心愧且感。便爲贈馬張本。

寫兩人告訴璧官。各有各的理由。畫活小兒女爛漫神氣。直到小珠還柳一蝶

給一蝶一段文字。真令人愛不忍釋。

觀小珠一蝶兩人以爭馬互打起。以結義姊妹終。又是一個不打不成相識。要寫江僧二打白家莊。却先從七月三十日燒香放焰口閒閒寫起。把如火如茶的蘭孟勝會。因思明暗中的三鏢。便誤會到鳳孫的身上。普濟的不輕容易出手。江僧用的完全是激將法。補斜思明之所以來寺。亦具見曲折的妙。

第二十二回 奔長途朔兒哭掌珠 動義憤一手救愛徒

崆峒派門下白泉祖師的徒兒。俞老頭子俞朔兒。自從離塵島與衆俠起義失敗。他和他的女兒彩雲。便急急趕道入川。行到河南地界的時候。適值天久不雨。時疫流行。朔兒彩雲櫛風沐雨。晝行夜宿。時值炎暑熏蒸。天又亢旱。彩雲因此轉染疫症。朔兒見她臉色發青。唇像白紙。忙問怎樣了。彩雲連叫頭疼。朔兒乃急找宿店。以便醫治。一回已到駐馬店地方。見前有一招商旅店。朔兒忙把彩雲扶了進去。不料彩雲

竟上吐下瀉起來。病症頗是危險。朔兒急得了不得。連叫伙計。趕緊去請一個醫生。伙計道：這兒相近有個醫士。名叫黃大伯。他無論什麼病症。却能瞧的。朔兒道：很好。你快去請來吧。伙計答應。便即匆匆出去。不多一回。伙計伴進一個身穿大褂。頭戴瓜皮帽的醫生進來。伙計向朔兒道：老爺。這位就是黃醫生。朔兒連忙招呼。說小女突然得了急症。請醫士竭力救治。大伯點頭。便把彩雲脈息一按。向她視察許久。忽然搖了一下頭。走到窗前。向朔兒道：令媛的病症不輕呀。他叫做子午症。朔兒啊呀。一聲道：難道沒有法子可以救治了嗎。大伯搖頭道：這種病症除了我略知。的利害。恐怕別個醫生還不知道哩。朔兒一聽。急得老淚縱橫。連說黃醫生發個慈悲。終得救他一救。大伯嘆了一聲道：並不是咱不肯救治。怎奈沒有法子可以救她。可惜咱的祖師不在。要如她在。就有法想了。朔兒忙問你的祖師是誰。大伯道：咱的祖師無名無姓。因他人生得矮小。所以人都稱他爲矮先生。朔兒一聽矮先生三字。彷彿甚是耳熟。猛可想到那年羅璇珠被亞男作弄。化了男身。後來不是矮先生給她醫

治好的嗎。因又連問矮先生可以找得到嗎。大伯道：祖師雲遊四海。行蹤無定。那裏就能找得着呢。朔兒搖頭哭道：那麼咱的女兒就此完了嗎。大伯見矮兒頭早已禿頂。鬚如銀白。心裏也很替他傷心。一面在皮包中取出三個藥丸道：老丈。這裏三個藥丸。你姑且給你令媛服下。這是無可奈何中的救治辦法。如果服下後能相安無事。這也是你令媛的造化了。說着。也不受診金。就揚長而去。朔兒聽了。忙又收束淚痕。拿了丸藥走進房來。見彩雲眼兒緊閉。靜靜躺着。朔兒叫了一聲彩雲。彩雲聽她爸爸叫。便睜開眼來。也叫了一聲爸爸。一面拉住了朔兒的手。嘆了一聲道：剛纔醫生的話女兒是都聽見了。女兒自知也不能長久。……朔兒聽到此。便流下淚來道：彩雲。你不要說這話。這黃醫生有三個藥丸留一呢。你且先服下了。也許是會好的。彩雲不答。一回又道：人生百年。終須一死。但爹年老。更況國仇未報。我真恨死不得。其時呢。彩兒一面給她服下藥丸。一面哭道：孩子。你再說此話。咱的心可要碎了。彩雲聽說。不覺淚如泉湧。朔兒因叫她靜養。這時伙計開上飯來。朔兒那有心思吃飯。

心中納悶。暗想：咱不妨到外面去走走。也許能遇到這位矮先生也未可知。朔兒遂出了招商旅店。一步一步向大街上走去。祇見街上行人來去不絕。一時又那裏去找矮先生呢。此時太陽熱辣辣的晒着大地。朔兒頗覺無聊。遂走進一家茶館店。小二前來招呼。朔兒便在桌邊坐下。小二送上茶來。朔兒喝了一回。正在此時。忽見進來一個四五十歲的漢子。面目清秀。一表人材。一身武士裝束。頭戴英雄結。腳踏快靴。背上負着一包東西。勤兒打量過去。大概是個鏢客模樣。他在桌邊坐下。息力。接着從門外又進來一道一尼。也在那漢子的桌邊坐下。兩人高談闊論的說了一回。那漢子却不去理他們。朔兒心中憂慮着彩雲的病症。也沒有心思去注意他們。隔了一回。忽然那漢子大喝一聲。怒叱道：何方妖道。胆敢在咱的面前放肆。朔兒一聽。連忙回轉頭去。祇見那個道人伸手抓住那大漢的一包東西。意圖搶劫。那漢子冷笑一聲道：俺走江湖三十餘年。倒從不曾見過有你這樣大胆強盜。你要俺手中包袱。也可以的。不過咱倒願意請教請教。說着。便把那跛足道人的手一掌打下。就拿

了包裹。飛身一躍。早已跳出五六丈遠。那一道一尼便也隨後趕出。朔兒心想。世界上竟有如此不講理的東西。真是可惡。不知那個漢子敵得過兩人嗎。這叫俺倒不能不管一管呀。這位老英雄心中雖然不快。但他俠義之心。終究戰勝了一切。於是他會了茶資。便也飛步趕出。祇見前面一方草地上已是圍滿了人。朔兒走上前去。果見那漢子和一道一尼。已在較量。朔兒瞧那漢子的拳脚不弱。真是個少林嫡派。雖然一道一尼合力夾攻。他臉無懼色。三人約戰了五六十個回合。却依然不分勝負。瞧熱鬧的人都齊聲喝彩。說兩個打一個還不能勝。倒虧着他們還搶人銀兩呢。這個道人和尼姑一聽衆人議論紛紛。心中恨極。那道人便賣了一個破綻。回身就是一鏢打去。那漢子正在抵住兩人。冷不防他一鏢打來。看看正中腦門。朔兒待要動手。說時遲。那是快。在人叢中早已奔出一人。祇聽噹的一聲。那鏢早已落地。原來這人已把劍將鏢擋住。祇聽他大喝一聲。好大胆的覺海妖道。那日饒汝性命。今日又敢橫行道上。朔兒聽聲音甚熟。便定睛向他仔細一瞧。原來這人非別。就是李如

淵心想。原來他也在這裏。這時覺海一見如淵。知道又碰着那個冤家。他便叫聲慧雲師太速走。兩人早已飛身逃走了。那漢子便忙向如淵謝了救命之恩。如淵連忙還禮。此時間人見道人尼姑逃走。也都散去。朔兒便就笑道。李老弟。威風真不改當年。如淵正欲和那漢子通問姓名。忽聽有人叫他。便忙回過頭來。一見朔兒。不覺笑道。老英雄原來也在此間。朔兒道。這裏不是說話之所。咱們且到對面茶店內去談談怎樣。那漢子忙道。敢不遵命。於是三人同到茶店坐下。通了姓名。方知那漢子姓柳名曉風。從西安有公事到開封府來。朔兒又問如淵怎樣認識那道人尼姑。如淵道。前在周家村上。畢鶴年賢弟將慧真。鐵臂道人殺死。把覺海。慧雲捉住。本待也要結果他們性命。倒是咱瞧他們可憐。放他們逃去。不料這狗賊秉性難改。依然作惡多端。真是令人氣煞。曉風也問兩人到那裏去。朔兒答稱四川。曉風道。俺有一個女兒。名叫柳一蝶。現在還留在白帝城都益旅店。老丈是路過那裏。請給俺帶個信。說晚生已往開封叫她好生住着。切勿往外生事。朔兒連說可以。一面想起自己女兒。

彩雲心中又悲傷起來。那時曉風因欲趕路，便和兩人分別。如淵見朔兒臉現不快，因問他住在何處，爲何臉帶愁容。朔兒見問，眼淚又滾滾下來，遂告訴彩雲病危。如淵大吃一驚，因問雲妹究係何病，爲什麼竟爲不救。朔兒道：「這病名曰子午症。今天夜裏恐怕逃不了呢。」如淵聽了，心裏也愁悶十分，因道：「老英雄這時且回寓去吧。咱現住在興隆棧，小八還在棧中，咱回去告訴他一聲，隨後便來。」說着，兩人便握手別去。此時斜陽西下，夜色朦朧。朔兒滿含着眼淚，回到招商旅棧，祇見彩雲睡在床上。兩頰通紅，眼珠已經失神。朔兒不覺哭叫道：「雲兒，雲兒，彩雲拉住她。」爸爸，孩兒命在旦夕。如兒死後，萬望老人家切勿悲痛。兒所恨的，從此再不能和衆位姊姊共圖大事。奮力殺賊了。說罷，淚下如雨。朔兒哭道：「咱年已七十，生平祇有我兒一人。今日拋咱而去，叫咱還有什麼趣味活在世上呢？」彩雲因把手指彈去朔兒的老淚，強作笑顏道：「爸爸，你不要這樣說。生死早有注定。還望老人家寬懷自解。兒死後，兒的一柄鳳凰劍，爸爸可贈與璇珠姊姊的女兒小珠。這孩子兒頗愛之。朔兒聽了，已理

會她的意思。心想。雲兒自小眼高性傲。故而不願配與人家。今欲把劍傳與小珠。想她定欲把小珠做自己女兒了。因點頭道：兒的意思。咱已知道。此後定照雲兒辦是了。彩雲聽了。臉上微含笑意。停了一回。忽又嘆道：我曾記得二十年前。咱們姊妹六人共進南靖王府行刺。銀屏姊姊不幸身遭慘死。我等悲哀欲絕。此幕猶在眼前。不想今日。我也將與銀屏姊姊前去聚首了。寶貴的光陰容易過。一忽已二十年。但兒覺得還祇有兩三年罷了。朔兒聽了。心如刀割。待欲安慰她時。忽又聽她叫了兩聲爸爸。便完了這口氣。一縷芳魂。便即返瑤池而去。朔兒一見。啊呀一聲。哭倒在地。此時門外忽然走進兩個人來。正是如淵和小八。一見彩雲已死。不覺也落下幾點英雄淚來。因一面勸慰朔兒。一面料理彩雲後事。次日便即替彩雲下葬。朔兒徘徊三尺新墳之前。戀戀不捨。如淵見天已黑暗。因道：老英雄回去吧。明天咱們還得趕路入川呢。朔兒祇得和兩人同回旅棧。次日朔兒便隨身帶了愛女的鳳凰劍。和如淵小八動身上四川而去。作者到此。回頭又要說鷄鳴山的五個方丈了。且說普濟回到

白雀寺裏。心中想着鳳孫三鏢。果然太以目中無人。罵盡鷄鳴山上寺院中的衆僧。明天晚上。非要把他懲戒一下。叫他不敢放胆。方顯俺鷄鳴山上並不是沒有本領。並不是沒有好人才行哩。至於這個廣德的心理。却與普濟大不相同。因廣德本是流寇出身。曾充張獻忠部下。當初張獻忠攻城略地。殺人放火。一半就是廣德的主謀。曾記得獻忠把搶來的婦女。揀兩脚最小的。統統把牠用刀斬下來。聚做一塔。後來塔已堆成。獨少最尖的絕小一雙金蓮作個頂兒。那時獻忠有一個愛妾。名叫賽楊妃。講到賽楊妃的容貌。真個是天上有人間少。不但是容貌美。身段好。臉兒白。單講這一雙金蓮。正真祇有二寸不到。一寸有餘。走一步朵朵蓮花。飄若驚鴻。宛若遊龍。雖占之楊妃。今之陳圓圓。都不能和牠比美。奈獻忠爲着一心要造成一個金蓮。他便忍心割愛。把牠一刀殺死。斬下小脚。作爲塔尖。獻忠性本殘暴。但此次所以忍下毒手殺他愛妾。則完全聽從廣德的一激。後來獻忠兵敗。胸中又時時思念愛妾。因此便得了一個怔忡症候。恍惚之間。便見有許多楊女向他索命。一日好好

的和廣德說話。忽然廣德却變了一個披髮的賽楊妃。從此獻忠他便不要再和廣德見面了。廣德見李闖聲勢逐日大起來。獻忠兵力却日見薄弱。看看早晚就要滅亡。廣德無可奈何。便祇得託身佛門。洗手不幹淫殺。誰知日子久了。却又和江僧一道幹他們向日的淫殺。鷄爪寺和六塔寺相去不遠。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江僧還睡在床上。廣德却已經來了。他們平日是走熟的門路。不須小沙彌通報。他便直入地室。到江僧的臥房裏來。祇見江僧躺在床上。身懷裏還摟着一個赤裸裸的女人。任意玩弄。廣德不覺好呀一聲。笑道：快樂。快樂。木大師的豔福。可真不小哩。那婦人一見。便欲向被中躲藏。江僧却緊緊抱着不放。道：不要緊。不要緊。他不是外人。不用怕羞。廣德見那婦人。全身粉團似的好像羊脂白玉。真是動人心火。夠人銷魂。但是瞧她屁股。却是黑黑的一堆。而且又是體平。心中好不奇怪。忙問原因。江僧不好意思。實說。祇得謊說她小時候。不懂事兒。在火爐旁燙起的。廣德倒也相信。連說可惜可惜。方寡婦聽了江僧的謊話。忍不住撲嗤的笑出來。廣德見她淫蕩的可愛。心裏癢

癢的。便也在床邊坐下。伸手去摸方寡婦的肉體。江僧倒也很大方。一面坐起。一面叫小沙彌拿酒。三人一同飲酒取樂。廣德道：木大師你真不該。什麼你有甘家白家的兩個好姑娘。爲什麼不早些兒通知咱家。上次若有咱家和你一道前去。那這兩個小蹄子。還怕她不服服貼貼的跟着咱們一個兒一個的享受嗎。這時江僧見他無所不談。不比在普濟面前。大家要規規矩矩。心中也頗覺爽快。一面便大談女人怎樣好玩。兩人摟了方寡婦玩了一個不亦樂乎。直到日影西斜。方始罷飲。兩人急忙回到方丈室。等待普濟雲禪。道恩三人到來。不多一回。雲禪道恩兩人先到。江僧廣德連忙讓坐。獻茶。大家又談了一回。怎樣進去。怎樣出來。看看已到二更天氣。祇是不見普濟到來。四人正在焦急。突然一個黑影。從天空好像一隻鶴兒似的疾飛而下。四人一瞧。不覺失聲叫好。此時早見一個暗靠紅鞋的老僧立在面前。正是普濟。普濟一見四人。便忙問可有結束停當。四人答道：已恭候許久。祇候大駕命令。便可出發。普濟道：那麼咱們就此動身吧。四人答應一聲。大家便飛身出了六塔寺。嶺

向白家莊而去。不說五人在路上進行。且說白家莊裏。這時衆人早已用過晚飯。大家都在西廂房裏。璧官鳳孫站在片邊。瞧着小珠和一蝶在燈下奕棋。小鴛阿鴛却在聽蕊珠講解詩經。劉憇獨個兒躺在睡椅上打瞌睡。原來蕊珠自葬了雙親。閒在家中。心裏記念小鴛阿鴛。很想到白家莊來玩玩。劉憇也正悶得慌。所以兩人在昨天就來了。這時一蝶的棋。被小珠成了一個大包圍之勢。鳳孫璧官點頭笑道：小珠這一下有意思。蝶妹你要好好兒的用些心思下去呢。一蝶不聲不响。正在生心預備怎樣解圍。突然間那壁上掛着的鴛鴦兩劍。嘩察的一响。那劍兒便躍出匣外。約有二寸光景。把室中衆人都吃了一驚。劉憇也被驚醒。便猛可跳起道：什麼响的聲音。璧官一見。便卽袖占一課。對鳳孫道：大哥。寶劍出匣。必有賊人臨門。刻弟袖占一課。又是個姤卦的有殞自天照卦象看來。賊必自天而降。但解此圍者。亦像自天而降之象。故雖爲凶象。却是无咎。姤者一陰遇五陽。由姤而起。却成一陽遇五陰。主大吉。鳳孫小鴛阿鴛一蝶。小珠等一聽璧官的話。個個似信不信。鳳孫道：咱們終要小

心爲是。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劉翹笑道：最好是事實。咱又可殺毛賊了。劉翹心中快樂。蕊珠倒又害怕起來。小鴛道：那麼大家該早預備。說着。遂叫菊兒伴蕊珠到後間先躲起來。一面大家握劍在手。不料正在此時。便隱隱有陣風聲。好像有人自牆上跳下。一蝶早已把燈吹熄。拔出兩把柳葉刀。由窗口竄出。縱身一躍上屋。小珠提劍在手。也跟縱上屋。姊妹倆在屋頂細瞧。可巧那夜正是八月初一。星月無光。一些兒也瞧不到影子。一蝶叫小珠兩人伏在屋簷邊靜候。一回兒。祇聽鳳孫璧官喝聲。有賊劉翹。又聲如巨雷般的喊賊。這時屋中燈光全熄。小鴛阿鴛也各執鴛鴦兩劍。一路滾了出來。祇見院子中黑暗裏一片白光。果有不少黑影。相鳳孫璧官劉翹混戰着。莊內的五六十個莊丁。却在後院點着火把。前來吶喊助威。小鴛見有五個黑靠僧徒。內中一個白鬚長眉。豐神奕奕。手持能屈能伸的一把軟劍。尤爲矯捷。其餘三個都不認識。祇有江僧削去一耳。是認得出的。衆人知道對方來路。大概是江僧前來報仇。這次當然不是輕敵。大家所以格外小心。那時小鴛阿鴛亦已奔到院中。

五個人分作五對抵敵。小鴛和普濟相戰。鴛劍稍軟。劍相碰。祇聽得乒一聲。火星直冒。兩人都暗吃一驚。普濟這時方知江僧所說。果然不錯。阿鴛抵住雲禪。鳳孫抵住江僧。璧官抵住道恩。劉慈抵住廣德。不說下面五對奮力大鬥。且說這時屋頂上小珠和一蝶。向下面瞧得清清楚楚。小珠向一蝶悄悄的道：姊妹。咱們來助他們一臂好嗎。一蝶笑着點頭。兩人便在懷中各取暗器。一個連發三鏢。一個連發三箭。她們兩個要不出。如果使用了。終是百發百中。所以任他們避得快。禪雲道恩廣德江僧四人早已不是中了鏢。便是着了箭。祇有普濟把口一吹。祇見那箭利鏢早已落地。他將一雙慧眼。向空瞧去。果見屋頂上有兩個女孩。普濟又見禪雲等四人都中暗器。心裏不覺發狠。他把軟劍收住。伸手向小鴛一照。祇聽嘩啦的一聲。一道紅光射出。小鴛啊呀一聲。便早已倒地。原來這個掌名叫霹靂掌。利害十分。人着了紅光。便即重傷。且並有性命之危呢。這時普濟見小鴛倒地。他便向阿鴛。鳳孫等也都打去。阿鴛等見雲禪寺都中暗器。正在步步逼進。忽然普濟一個霹靂掌打來。大家站

脚不住，都已跌倒。普濟便又把口一張，祇見一道紅光，似遊龍般的直向小珠一蝶飛去。小珠見了此光，不覺大驚失色，大叫道：「姊姊，我等休矣。」說時遲，那時快，祇見空中突然飛來一道白光，向正要落在小珠一蝶身上的紅光抵住。小珠一蝶不覺大喜，便即跳下屋來。剛纔落地，祇見半空中又飛進三個人來。一個白髮銀鬚老丈，正是抵住普濟的紅光，還有兩人，手提利劍，直奔雲禪、道恩、小珠一蝶一瞧。原來四個賊禿見阿鶯壁官鳳孫劉釵倒下身來，他們便即回身舉刀就斫。兩人也就奔廣德江僧，提劍向上一格，方始救了四人性命。不知半空飛來的三人，究係何人，且待下回分解。

大可山人奇仙評

彩雲因天時亢旱，染疫病死河南。回憶矮先生的醫術，（芙蓉劍中人）彩雲偏不能遇到他。我替彩雲嘆息，尤爲俞老頭兒傷心。

覺海、慧雲、白日搶人包袱，真無賴已極。即使不遇如淵、朔兒，恐亦不能恕他。

曉風託朔兒。如淵向柳一蝶帶一個口頭信。爲下文主婚張本。彩雲臨終。把鳳凰劍贈與小珠。和銀屏死時。把芙蓉劍送給月瑤。雖是遙遙相對。情形却又不同。

獻忠的金蓮堆塔。不是寫他好奇。祇是寫他淫戮。

廣德此時。年紀差不多也已有六十相近。却和江僧一般好色。真是流寇行爲。寶劍出匣。預報凶信。寶劍靈。璧官的卦更靈。

第十三回 衆義俠祝七十嵩壽 一老人結五對鴛鴦

小珠這時抬頭瞧去。見白髮銀髯當住普濟的。正是自己的師公朔兒。還有兩個。一個李如淵姨爹。一個便是小八哥。不曉得他們何以知道咱們有難。竟忽然的會從天空飛下來呢。小珠心中歡喜萬分。一面喊一蝶道。姊姊。咱的師公來了。咱們把這些賊禿都努力殺了吧。兩人那時戰鬪精神。愈覺興奮百倍。把江僧和廣德祇殺得

氣吁喘喘。祇有招架能力。沒有抵抗的餘力。原來他們四人也早已被袖箭和鏢受傷了。所以這時都免強的應付着。且說普濟正欲結果她倆小性命兒。不料天空突有白光一道。向自己的青光抵着。那時一青一白兩道光兒。直射天上斗牛。好像黑夜裏兩道閃電。又好像兩條蛇兒。奮力相爭。擊得火星亂冒。大家一面雖然戰着。一面都抬了頭望着天空。竟呆了起來。大家心中都暗暗喝彩。這院中叫喊的五六個。個莊丁。這時也忘記了他們是在惡戰。好像在看焰火一樣了。這青白兩光。各不相讓。在天空中戰個不息。却驚動了一位峨嵋派的玄濟道人。他便在天空中立時吐出一道金光。把青白兩光格開。普濟朔兒突見金光飛來格開兩道劍光。各人便連忙跳出圈子。收回青白兩光。這時玄濟道人早已從天飛下。立在普濟朔兒兩個中間。連連瞧着兩人。即便呵呵的笑道。兩位且請住手。待貧道和你們息爭。未知兩位究竟爲着何事。在此大鬧。這時如淵正把芙蓉劍將禪雲的戒刀削段。直刺咽喉。忽聽朔兒大叫住手。一蝶。小珠如淵小八聽了。便忙奔了過來。站在朔兒後。廣德江僧

等也。站在普濟旁邊。大家見多了一個道人。知道前來勸解的。此時普濟從懷內取出一鏢一字。遞給玄濟。道：「貧僧和他們本來風馬無關。實在小子太以猖狂。咱不能無故受辱。小珠聽了。便也走近去看。一見字條。便柳眉倒豎。把劍指着江僧。又大罵道：「若要人不罵。除非已莫爲你瞧。這幾個淫僧。前月把我們的鶯姊姊搶去。關在地道裏。意圖非禮。前兒寺中又藏了無數婦女。因此被咱姊姊等割去一耳。現在可還放在這兒。這樣淫惡多端。理應碎屍萬段。何況本莊並無放發此鏢。可見惡僧有意搶人銀兩。黑夜意圖非禮。衆等還有臉兒站在此地嗎？」說罷。便卽揮劍向廣德江僧劈去。江僧一聽。直羞得滿臉通紅。無地自容。一面避過劍鋒。一面遂和廣德縱身向牆外逃去了。玄濟、普濟見一個小女子。這樣的滔滔的說出這些話來。心裏暗暗贊美。普濟此時又見江僧逃去。知他們果有不端行爲。心裏也頗不好意思。因道：「這樣果是貧僧誤會了。俺從此也不管這是非了。說着。便也飛身自回白塔寺去。這裏禪雲道恩見普濟已走。也各自回寺。玄濟見各人統已走了。也向衆人說再見。把道

袖一拂。早已不知去向。朔兒欲待向問姓名。已經來不及了。這時莊丁們早把小鴛鴦。阿鶯。鳳孫。璧官。劉巖。抬回屋去。小珠忙請朔兒前去救治。祇見衆人臉兒發青。人事不省。朔兒知必受了內傷。因道：這是被霹靂掌所傷。可惜沒有龍肝散。否則一服便愈。小珠忽然悟道：前日鳳哥合的巨蟒肝胆粉。不是可拿來一試嗎。說着。忙叫菊兒前去拿來。向瓶中傾出一包。每人各服了一撮。用水吞下。不料那藥服下。各人腹中便一陣雷鳴。臉色頓時轉紅。好像要登廁摸樣。蕊珠在旁瞧了。方始放下心來。一回各人均瀉了一轉。不到一頓飯的工夫。即便回復精神。其痛若失。那時一蝶。小珠歡喜萬分。一面向各位大家介紹。鳳孫。璧官等五人。忙向朔兒如淵。小八叩謝救命大恩。一面叫人獻茶相敬。大家重新相見。分賓主坐下。各道欽慕小珠。向朔兒喊道：師公。你怎麼知道咱們有危難呢。朔兒因把路過這裏。突見青光一道。不料仔細一望。正是要中在你的身上。所以立刻相救。一面也問何以你在這裏。小珠也把爸媽。和李姨媽曾在這裏。已往成都聚會的話。告訴一遍。一面又問彩雲姑姑呢。朔兒一聽。

不免又老淚縱橫。掩面痛哭如淵。卽向他代答道。彩雲妹妹在何南駐馬店地方。因患着急症。業已一病身亡了。小珠聽了。心裏一急。不覺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一蝶在旁悄悄的。道。妹妹。別人家已傷心了。你不勸勸。怎的竟陪着哭了呢。說着。便去替她拭淚。小珠一聽。果然不錯。連忙用手背在眼皮上一擦。朔兒又復對大眾說道。老夫行年七十。生平祇有一個女兒。以爲終可以終老夫送終了。誰知此次入川。遽爾中途見棄。天呀。俺真不曉得你什麼心腸。生生的把老夫心頭的一塊肉挖去。思想起來。怎不要令人心痛嗎。朔兒說罷。那淚忍不住又滾滾而下。這時璧官鳳孫小鴛阿鶯等衆人。故知他新近喪女。也便大家安慰一番。小珠見他這樣傷心。因又含淚道。想姑姑在日。和我媽媽情同手足。現在姑姑歿了。那我媽媽就是師公的女兒一樣。小女子也就是師公的外甥女兒了。說着。便口稱外祖。孫女就此拜見了。請外祖瞧在媽媽的臉兒。不要再太悲傷了。朔兒見小珠這樣口齒玲瓏。心中一陣感觸。慌忙把跪在地上的小珠雙手扶起。一面又對小珠說道。難得你一片好心。老夫生受你

吧。朔兒說時。一面又把手中的鳳凰劍授給小珠道：「這個劍是你姑姑臨終時。囑咱贈給你的。你現在見了此劍。就好比見了你的姑姑一樣了。」小珠一聽。又連忙向鳳凰劍叩頭。口稱孫兒敬拜所賜。叩外祖萬福。朔兒見小珠可愛。也就不禁破涕爲笑。一面又問你在這兒住了幾天。小珠道：「媽媽和李姨媽不日將山成都約着飛鸞。星鳳兩位姑姑。同到此地。請你老人家也在這裏暫等幾天吧。」這裏的白大哥真個是思賢如渴。名不虛傳的一個好人哩。璧官一聽。便卽上前說道：「老丈今番路過寶莊。愚兄姊身受大德。理應忝作東道。况老丈今年七十大壽。且待李夫人尙夫人尙大哥回來。咱們還要敬獻壽爲桃老英雄祝大壽哩。」朔兒感他這般盛情。而且言語爽直。心中也正嫌相見恨晚。那裏還肯捨去。如淵此時正和鳳孫說得十分投機。鳳孫說：「尊夫人不日也得此留如淵住下。如淵當然答應。」劉釵和小八在院子中也正高談。上次縛獲大千。並割去兩耳一事。兩人性情相投。早已一見如舊。祇有一蝶蕊珠兩人站在一旁。靜靜的聽着各人談話。朔兒因指着蕊珠向小珠道：「這位小姐和我

兒什麼竟會一樣的容貌呀。小珠聽了。便格格的笑道：爲了面貌相同。已經鬧了許多笑話兒了。因又給蕊珠介紹。並又說這位王蕊珠姊姊。便是劉大哥的未婚妻。小八哥聽劉翫竟有這樣花朵兒般的夫人。因便向劉翫大聲笑叫道：劉賢弟你這個豔福是怎樣修來的呀。你可以教教俺嗎。衆人聽了。個個都大笑起來。蕊珠怕羞却早已逃到西廂房去了。小珠又指着一蝶道：這位柳一蝶小姐。她和咱是同年所生。祇是大了我三個月。現在我們也已結成姊妹了。朔兒一聽。却又沉冷了一回。若有覺悟似的說道：姑娘莫非就是柳曉風的女兒嗎。一蝶一聽。提她的爸爸名兒。因也便跟着小珠叫朔兒道：外祖。你在什麼地方見過咱的爸爸呀。朔兒見一蝶。果然就是曉風的女兒。心中又是一陣高興。因把在河南地方遇着曉風。又把曉風便帶口信的話。和一蝶詳細說了一遍。一蝶又忙謝朔兒。如淵救爸性命。朔兒見一蝶和珠兒一對站在面前。並也親熱的叫自己外祖。心裏樂得了不得。一面又忙勸阻她道：這個稱呼。老夫那裏受得。一蝶道：咱和小珠妹妹是結義姊妹。那妹妹的外祖。不就

是咱的外祖嗎。一時座上衆人。個個都一陣拍手笑道。柳小姐真說得好。朔兒見他。們一般衆人。都個個非常愛他。一時心花怒放。也就忘去彩雲的悲傷了。他一手撫着。小珠的頰兒。一手撫着一蝶的臉兒。又眼瞧着小鴛阿鴛姊妹倆。都是國色天香。武藝出衆。不覺笑道。咱老了。你們後生可畏。就是李老弟也落伍了。如淵笑道。咱的髮兒也要白了。怎能和他們這般少年英雄相比呢。大家都說李大哥如此說。咱等可要愧羞死了。此時天已微明。莊丁們便卽蒸出熱烘烘的兩大盆饅頭。又兩盆爛熟的烤肉。璧官。鳳孫便請大家入座。權且充飢。劉翫便一抓八九個。遞統小八。叫他自己和着肉吃。這時小珠從房內又拉着蕊珠一同來吃。不說朔兒。如淵。小八在白家莊住下。且說秋帆。月瑤。璇珠到了成都。那星鳳。飛鸞。齊紈。齊環。羅良驥。羅彩屏。張家驊。周飛。繆穆英。周鳳仙。蘇豹。趙人傑。陳猶龍等衆俠。統統早已先在。大家一一見禮。各訴路上情形。璇珠問彩雲可曾到來。齊紈道。在南京郊外。本是同道趕程。後她欲往河南去。會合她爸爸俞朔兒。現在却不見到來。月瑤道。畢賢弟他是和咱們一

同來的。他也還沒到嗎。良驥道：鶴年弟。姊姊碰到過嗎。他和咱一同到淮安接了妹。妹與家驊夫人。送到漢中時。他和思明弟。又往別處去了。月瑤道：我們是白家莊遇見的。他先瞧他的舅公。尤興隨後就來。大概不日可到。星鳳因又問小珠。因何不見。璇珠便把在白家莊的事說了一遍。穆英道：就是甘家兄妹和白家兄妹嗎。咱在獅子山也曾見過他們一面。星鳳又道：我們大家到了成都。刻已覓就錦屏山。地勢雄壯。東通漢中。卽孔明六出祁山的要道。北通隴上。南連滇中。西接青海。此真天府之區。攻守兩宜之所。月瑤璇珠秋帆道：多勞各位清神。我等先代各同志。謝謝飛鸞道：我們將來爲長期抗清。非覓到妥當地方。最好請姊姊同尙爺明兒。大家前去一勸。如果贊成。妹想就此先去成立一個山寨。預備衆同志到來。也有個安身之所。星鳳道：此係各人應負責任。明天妹子。和各位姊姊。就叫人去料理好了。璇珠道：我和月瑤姊。還得往白家莊接小珠去。秋帆又問雲奇。培元沒有來嗎。星鳳道：大約不日可到。飛鸞道：你們兩人。這真奇了。纔兒到得此間。却怎又匆匆便回。這不是叫人

要不懂了嗎。璇珠道：待我說給你們聽。妹子因爲白家莊的兄妹。那甘家的兄妹。都是當今的好男兒。妹子欲請她們一道來聚義。所以非咱們親自前去不可。飛鸞、星鳳等衆人到此。方在明白。因道：這樣很好。你們明日就動身吧。這裏咱們自會料理。璇珠叫秋帆可以不用去了。在此可以幫理一切。大家議定。次日。月瑤和璇珠便又趕道到白家莊。正是如淵朔兒到的第三天。璇珠一見朔兒。真出意料之外。月瑤一見如淵。更是喜歡得說不出話來。小珠拉了她媽媽和月瑤。把過去的事。絮絮的統統告訴了一遍。兩人方始知道。一蝶又向璇珠叫媽媽。向月瑤叫姨媽。兩人聽了拉了她手。真是喜歡得了不得。後來小珠又告訴彩雲姑姑死了消息。兩人啊呀一聲。便都躺下淚來。一面勸慰朔兒。一面又把小珠給彩雲做了女兒。璇珠正中下懷。心裏也頗覺高興。月瑤又告訴成都那邊的事。並欲請鳳孫等一同聚義。璧官、鳳孫等慨然答應。並道：明日是老英雄七十大壽。大家待過了壽後。再一齊動身入山好了。大家正在說得十分熱鬧的時候。忽見門外又走進兩個少年。大家仔細一瞧。正是畢

鶴年和張思明。璧官連忙讓生。鶴年又向朔兒請安。並又把思明向大家介紹。璇珠見思明唇紅臉白。一表人材。心中很是歡喜。問他幾歲了。學過武藝沒有。思明小心回答。璇珠見他口齒玲瓏。更覺可愛。那時月瑲又問鶴年。成都去過沒有。咱們却已去了。復回呢。鶴年道：咱自這裏動身赴成都。不料在成都錦江旅館中遇見了培元大哥。和雲奇大哥。如淵忙道：他們在作什麼呀。鶴年道：正真危險得很。衆人聽了。大吃一驚。急問怎樣。鶴年道：兩位大哥病倒在床上。身邊分文都沒有。那日我在房中突聽隔壁有人吵鬧。因要瞧到仔細。所以便走了過去。原來店中賬房要趕兩人出去。我忙勸住。說人家病得這樣利害。你們叫人走出。不是太狼心了嗎。現在他們房飯金都掛在咱的簿上好了。你們不要再逼人了。賬房聽了。便不言語了。咱因上前去瞧兩人。正是不瞧猶可。我不禁大叫起來。原來正是倪培元和白雲奇呢。咱因連忙請醫救治。後來幸不多幾天。便即全愈。他們便就同上成都。聽星鳳姑姑說你們兩位又回白家莊去。咱因要來伴思明賢弟。所以仍舊趕道。而回不料走至方鮑陳

地方却見一片焦土。正在進退兩難。幸又遇見了思明。說咱舅公已移家仙人鎮。多承白大哥贈銀。咱實在感激。璧官忙道：區區之數。何足掛齒。畢賢弟不是太客氣了。嗎說畢。已是上燈時分。莊丁開飯。大家滿滿坐了兩桌。猜拳行令。好不痛快。好不愉悅。當夜白家莊上。便張燈結彩。大家預備祝賀。俞老英雄的七十大壽。一宿無話。次日大家很早起來。漱洗完畢。大家用過早點。祇見大廳上高燃壽燭。椅子上都鋪大紅坐墊。桌上供着壽桃壽字。正中又掛着一個大金壽字。看看已到午時。大家都要祝壽。朔兒摸着飄飄然的銀鬚。呵呵的笑道：免了罷。免了罷。如淵道：這是那兒話。咱們小輩。理應祝壽。劉鰲小八兩人早已把朔兒扶到正中椅上坐下。一面笑道：老英雄不也客氣。咱們祝了壽。就要吃壽酒了呢。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朔兒真高興得臉上笑痕沒有平復過。因爲情意難却。祇得罷了。如淵便先把衣一撩。跪在地上。朔兒連忙站在旁邊。如淵叩了頭。朔兒連說不敢。早已伸手扶起。以下便是李夫人尙夫人兩人拜見。璧官因小八年長。便讓他先拜。四人拜過。鳳孫璧官就要跪下叩頭。却

見如淵攔住笑道：慢來。慢來。這樣太以麻煩。咱着你們這裏十人。一共五對。就一同拜好了。不是省却許多時光嗎。大家不知他話裏有因。連連贊成。一時莊丁拿過十隻墊子。放在地下。鳳孫。璧官。劉翫。鶴年。思明在前。小鴛。阿鶯。蕊珠。一蝶。小珠在後。十個人便一齊跪下。叩頭。把個朔兒拉開了嘴吧。大笑特笑。月瑤璇珠見此情形。猛可的理會經來。祇見十人叩畢。如淵拍手大笑道：老英雄呀。你受了他們這雙雙的一拜。你自己可要理會這個意思呢。朔兒聽了。還模不着頭腦。鳳孫小鴛等十人倒已明白過來。如淵的用意了。大家都把臉兒漲得緋紅。朔兒見了。方始哦哦兩聲。哈哈大笑道：我這老頭兒真笨得。李老弟你真有意思。叫我一連喝了這五碗冬瓜湯。這可不是要快樂煞咱了嗎。大家聽了這話。都又拍手大笑起來。這裏早已擺了東西兩席。衆人挨次入座。如淵向月瑤璇珠笑道：你們兩人在這裏可要負擔些責任。咱到他邊也去進行好事。月瑤璇珠笑着點頭。衆人見他們夫婦倆如此熱心。心裏感激十分。月瑤笑道：蕊珠小姐和劉賢弟本已是一對。咱們可以不要再說。小珠和

思明的一對。祇要妹妹答應。那就不成問題。璇珠一見思明，本已很是愛他。當然答應。月瑤又問小鴛阿鶯，她們也早已默許。月瑤問一蝶時，一蝶却怕羞，不肯抬起頭來。璇珠笑道：鶴年賢弟，才貌都佳。柳小姐答應吧。月瑤也笑道：不要怕羞，好不好也該說一聲兒呀。一蝶因抬起頭來，羞答答的道：終身大事，女孩兒不敢作主。月瑤道：這事可難了。令尊又不在這兒。正說時，見如淵匆匆過來道：他們都已允許，你們這兒究竟這樣。月瑤笑道：別人都已允許，祇柳小姐說終身大事，自己不敢作主。咱想這話也是。如淵笑道：不妨事，不妨事。柳小姐祇管答應是了。如果曉風老兄說了，有我呢。月瑤瞅他一眼，笑道：你別胡鬧。你算什麼人呢。如淵因把自己在河南地界，曾遇到他爸的話，又說了一遍。並道：曉風老哥知道有了這樣好的東床，怕還要謝謝咱呢。璇珠也說我以寄媽的資格，也來担保好了。一蝶聽了，只得含羞點頭答應。這時大家快樂得萬分以上。這一餐既可說是壽酒，又可說是五俠的訂婚酒呢。衆人便又各換了信物。俞老英雄坐在席上，祇是哈哈大笑。正在興高彩烈，極度興奮的

當兒忽然一個莊丁急急的奔來道：大爺不好了。後院突有賊人火燒馬房呢。席上各英雄各英雄聽了這個消息都大吃一驚。未知究係何人放火。再待下回再詳。

大可山人奇仙評

普濟的打白家。出於誤會。情形和芙蓉劍的孟奇發子午掌。打桑大全相彷彿。救桑大全的是朔兒。救白家莊衆俠的也是俞朔兒。孟奇既知誤會。便去尋武勳責問。普濟既知誤會。便即引身遠去。孟奇普濟畢竟是正流人物。龍肝散大概就是巨蟒胆肝粉吧。不然何其功用有一樣的功效呢。朔兒哭彩雲。語語從至性中流出。雖祇數句。亦覺動人惻然。

一蝶聽朔兒救了他的爸爸。便依着小珠。也叫一聲外祖。一蝶真是一個可人。星鳳飛鸞覓得錦屏山爲衆俠安身。既可把全書作一結束。也可引起許許多下文。此處便又成一大關鍵。

因祝壽而引起五對小配耦的結合。是點明本書之一名奇俠緣。

第二十四回 錦屏山徐圖聚義 舍利子揚長高歌

話說衆俠義正在白家莊上大開宴會。恭祝俞老英雄七十大壽。忽然莊丁前來報說是馬房裏又有賊人放火。衆人聽了。都大吃一驚。一蝶小珠心裏更是着急。因誠恐賽赤兔和蓋白雪兩馬有失。便連忙趕到馬房裏去一瞧。祇見兩隻馬兒却很自在的嚼他草料。一蝶小珠方才放下心兒。那時又見一個莊丁從廚下匆匆奔出。一見小珠一蝶。便卽喊道：兩位小姐。不要驚恐。現在已沒有事了。方在因灶下的烟鹵忽然爆發。一時誤會。以爲是馬房有人放火。原因是這幾天裏。實在鬧得風聲鶴淚。所以個個人都疑草木皆兵了。一蝶小珠因又吩咐他們隨時小心。一面便回到大廳上。告訴誤會的事。一時大家又都忍不住失聲好笑起來。璧官又埋怨莊丁。以後不許妄報。璇珠月瑤見鳳孫璧官兄妹都已答應上錦屏山聚義。心中非常的喜歡。再加鶴年得一個好媳婦。小珠得一個快婿。這兩樁事和將來聚義。又是兩個很好

的幫手。她們因心裏想到高興。所以在席上又鄭重向甘白兩家兄妹。再切實的問道：你們四位。到底何日前往錦屏山呢。鳳孫道：咱家兄妹。不論何日都可走的。但璧弟他必須要打點打點。方可就道。俺想幫着璧弟把莊事料理清楚。早則一月。遲則兩月。大約終可以到的。朔兒道：這樣很好。祇是有累璧弟拋家棄業。咱們很說不過去。璧官道：老英雄說那裏話。咱等都是大漢人民。個個都有驅逐異族的責任。鶴年聽了他們的話。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因便喊着璧官鳳孫道：白大哥。甘大哥。你們曉得離這裏二十里路程。有個伏龍山嗎。璧官道：離白家莊向西五里。便是紅葉村。過紅葉村轉南五里。便是伏虎山。再由伏虎山轉西十里。便是伏龍山。賢弟問他。莫非有甚事要到那裏去嗎。鶴年道：俺因師尊前兒和俺說起。伏龍山中有一個異人。他乃是一個文武全材。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六韜三略。奇門遁甲。以及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真是韓信張良合爲一人。祇是不肯輕易出山。人家都叫他賽諸葛。其實諸葛那裏及得他自己能夠動手呢。衆人聽有如此好的人才。都呆了起來。璧官道：

此人姓甚名誰。賢弟可曾知道。鶴年道：此人雖在伏龍山中。但行終甚祕。他的真姓名。我師却不曾提起。我師曾說汝等若要恢復明室。非得請到這人。恐怕希望很少。弟因伏龍山與白家莊不遠。大哥或者知道此人。故而相問。最好請大哥和甘劉兩兄於未赴錦屏山之前。能夠把這人請到。那時我們有了主持軍略的人。便不怕清兵之多。清兵之強了。鳳孫道：鶴年既知此人住在伏龍山。那伏龍山的面積。至多不過百里。俺們把全山竭力找去。找到了那人。俺們便百般的求他。那他是果真有人的。當然跟着俺們下山來了。璧官道：俺和鳳孫老兄就負這個責任。作爲上山聚義來的盡一分義務吧。兩兒。如淵。鶴年見璧官鳳孫負責聘請那人。當然很是喜歡。一時酒罷撤席。早已紅日上山。朔兒向衆人道：老兒在此多蒙諸位抬愛。今日叨擾盛席。心甚不安。今幸離塵島的舊同志一半已到川會面。俺想明日咱們可分兩批入都。第一批如淵。月瑤。璇珠。小珠。鶴年。一蝶。小八。連同老夫。統共八人先到錦屏山。大家和星鳳等幫去料理一切。第二批白家兄妹。甘家兒姊。劉洪夫婦。思明和

那所請的異人，一共也是八人，因為他們都要打點打點，方可動身，故而派在第二批。諸位心意以為對嗎？月瑤道：老伯所派，那有不合之理。明日俺們就此辦理好了。璧官尙欲留他們再住幾天，他們都說以後相會的日子長着哩。現在請不要再客氣吧。璧官也祇得罷了。一宿無話。次日第一批的衆俠，便欲動身。璧官等送出莊外，祇見一蝶跨上綠眉賽赤兔，小珠跨上寒雲蓋白雪，月瑤跳上桃花雪裏紅，璇珠騎上青騾，其餘衆人各騎白馬。璇珠見鳳孫身旁站着思明，因道：思明留此無益，不妨就和咱等同往。衆人聽了，都不覺笑道：姑爺不同走。岳母到底有些兒放心不下呢。說得大家都笑個不停。思明小珠都紅暈了臉，不敢抬頭。璧官早叫莊丁牽着一匹高頭白馬，讓思明騎着回去。璧官等見衆俠去遠，便欲和鳳孫齊到伏龍山找賽諸葛去。劉翬一見，也便連嚷道：咱一道去。咱一道去。璧官道：你要去，祇是不許闖亂子。劉翬笑道：璧大哥走在一起，有什麼亂子可闖呢。那時三人便辭了小鴛阿鶯蕊珠，叫她們姊妹三人好好的看守莊院。璧官一馬當先，鳳孫劉翬兩人跟在後面。一

路上向伏龍山進發。但見怪石嶙峋，羊腸小路。伏虎山已在面前。璧官道說起伏虎山的歷史因從從前山脚下有一間茅屋，門前坐着一個二十許的少婦正在喂乳。那少婦身旁又坐着一個老嫗，髮已有白轉黃。兩手顫抖抖的捧着碗筷。看過去年已八十有另。這時聽屋內有一個四五十歲的悍婦正在大聲罵道：你這個老不死的蠻牛。一天到晚，祇知道吃飯，不會做事。還要咕嚕着碗兒齷齪。筷兒油膩。你就放着吧。那少婦見老嫗捧着的粥碗，真要比喂貓的碗兒還要齷齪。真是不堪下咽。少婦冷不防把那老嫗手中捧着的碗兒，便撲到地上去。那老嫗見了，早嚇得面無人色。少婦這時却又故意大罵道：婆婆罵你老不死。你真是個老變死了。屋內那悍婦一聽門口有物敲碎聲音，她便連連出來瞧。忽聽那少婦又正在大罵老嫗，說你嫌這個碗兒齷齪敲碎他嗎。但他雖然齷齪，也是出錢買來的。什麼你把牠敲碎了。而且我將來是儘要給我的婆婆當飯碗吃哩。老嫗見少婦這樣罵着，心中更是非常害怕。可是那個做婆婆的悍婦，聽了少婦的話，心中却忽然覺悟過來覺得自己

現虐待婆婆。正是我媳婦將來虐待我的一個榜樣。從此她便悔過了。這個少婦和老嫗原是祖孫三代。中代是一個出名的雌老虎。只因少婦一句話兒。便把這個雌老虎降伏了。因此便名伏虎山。鳳孫贊嘆道：好一個賢慧的孫媳婦。劉翹却氣急道：這個悍婦可惜咱不知她在那裏。否則一定將她一刀兩段。方消我心頭的氣呢。說時不覺已到伏龍山了。鳳孫道：伏龍山的歷史。賢弟也能把他講給咱們聽嗎。璧官道：伏龍山的龍字。是讀別的。因隴右隴上的各山。都由此山發脈出去。故名伏隴。後人誤會。便多稱伏龍山了。此時山徑漸狹。山上猿啼鶴唳。好像虎嘯龍吟。但見白雲深處。一縷人烟。劉翹道：大哥。這樣的深山老壘。連問路的人都沒有。那裏選找得出異人呢。大哥。你不要上了畢賢弟的當了吧。劉翹正在說時。忽聞山壘裏有人放聲高歌道：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謙尊而光。滿之爲害大矣哉。

鳳孫璧官一聽。心中便暗暗歡喜。兩人因相謂道：這人所歌。深惡滿族。定是賽諸葛無疑。咱們快快拍馬迎上去吧。三人正待放馬上去。忽見山坡裏樹木陰翳中。突然轉出一個葛巾道袍。飄飄欲仙的道人。肩上負着一把採藥的鋤兒。一見鳳孫璧官。劉愨三騎行來。心中也好生奇怪。璧官等三人。早已跳下馬來。抱拳向前深施一禮。鳳孫道：久聞盛名。高賢莫非就是山中的賽諸葛嗎。那道人一見鳳孫等施禮。也便慌忙還禮答道：貧道舍利子。乃山西人氏。偶爾來此雲游。却是不曉得足下所問的賽諸葛說罷。便即揚長而去。鳳孫璧官見不是賽諸葛。心中老大失望。眼瞧那道人遠去。却又聽他口中唱道：

失時一個蟲。得時便成龍。龍旂到處飄。飄泊可憐蟲。

採藥去。到伏龍。日月無光兮天地閉。何時復明兮制毒龍。

璧官聽他歌罷。不覺長長嘆了一口氣。口中又自唸着道：日月無光兮天地閉。何時復明兮制毒龍。忽又回頭對鳳孫道：大哥。你可聽得懂那道人的歌嗎。鳳孫道：他不

是明明的在罵滿清嗎。失時的便是明代的子孫。得時的却是滿清的龍旂。恨日月之無光。正不知何日可以復我大明。制彼毒龍。你想他的懷抱。不是也很明白的嗎。璧官道：這樣那人準是賽諸葛無疑了。咱們當面被他瞞過。劉愨道：這廝好生無禮。待咱追上去。捉來交與大哥們。鳳孫忙道：休得胡說。璧官道：咱們就是碰到了賽諸葛。他祇推說不是。那咱們不是找到天邊也找不到他的人嗎。鳳孫道：這真難了。咱們現在倒比劉玄德二顧草蘆還不容易了。這便怎樣好呢。璧官道：不去管他。咱們且追着上去再說。二人因重新上馬。又向前山拍馬趕去。只見道人在前緩緩行着。三人加鞭連連。追了一程。却是終追不着。見道人依然緩緩步行。那時三人更加疑惑。想那道人一定是個異人。不然咱們騎馬。爲什麼反會趕不上他步行呢。不說三人在後拼命追趕。祇見道人向山岡中一個轉灣。突然又忽不見。三人到此真是無限驚奇。劉愨道：什麼道人。什麼賽諸葛。咱們不要碰到了妖怪。遇到了鬼魔嗎。若再見了他。咱一定把他一斧砍去。鳳孫道：你不要瞎說。咱們還得好好兒的找去。璧官

道：鳳哥這話不錯。祇要咱們有誠心，不怕找不到。一時大家從前山找到後山，又從東山找到西山，祇見黃葉滿山，雲迷洞口，却祇找不到賽諸葛。而且連剛纔的那個道人也沒有了影子。三人正在心灰意懶，又忽見前面一個樵夫，息在山巒裏。正待下山，鳳孫連連上前向樵夫抱拳問道：樵哥，請問這裏有一位賽諸葛隱士，大哥可曉得他的佳處嗎？樵夫聽了，便想了一回，答道：有的。上月裏曾經見到這個人，却是不曉得他的住處。現在却又好久不見了。劉慳一聽，又大嚷着道：大哥，你不要再見鬼了。大也已黑，月兒已升，咱的肚兒也餓着哩。咱們不是回去吧？璧官鳳孫一聽樵夫的話，等於不說。抬頭一瞧天空，果然暮雲四合，隱約的月兒，已冉冉從林際推出。但聞啾啾的猿聲，叫得四面響應。璧官徬徨無計，鳳孫亦徘徊無策。三人祇好回馬下山。且待明日再來尋訪作者到此。暫把本書告一段落。閱者如要知道賽諸葛究竟怎樣訪着，錦屏山衆俠究竟怎樣聚義，以及甘鳳孫將來的後裔，便是大俠甘鳳池、白璧官將來的後裔，便是大俠白三官。統統於下集龍虎劍裏再行詳細的說。

明。這裏恕不再述了。

大可山人奇仙評

一部鴛鴦劍到此已告段落。本書開首先述漢高手提三尺劍。斬蛇起義。這個劍兒。誰知就是阿鴛得着的鴛劍。第一回第一句。就便暗中寫出。閱者却一個都不覺得。

衆俠從台灣島離塵島改。地到四川錦屏山。重新聚集。密圖恢復明室。無奈天運在清。漢人雖有革命之心。直至廣西金田起義。是謂革命開端。宣統三年。武昌義旗重舉。方始可稱革命實現。

伏虎山原是這個意思。伏龍山又是伏隴。讀別了的。真非識者。不能道出。道人的歌詞。句句不亡朱明。足見當時人心。深惡滿人。思念明室。

舍利子究竟是不是賽諸葛。讀者諸君。還得細細一猜。

武俠小說本來和生龍活虎一樣的神祕。本篇一結。大有神龍見首不是尾。令

人悠悠遐想。真是別開生面。

作者謂以後事實。須伏龍虎劍中說明。今龍虎劍尙未寓目。本回却先有伏龍伏虎兩山作個引子。意者殆卽龍虎劍的先聲奪人歟。

質諸閱者。以爲何如。

作者於第一回中。開首先把離塵島衆俠失敗。有的死去。有的不知下落。作一個總結語。凡本書所未曾提及者。都在死去和不知下落中。故本書可謂絕無一些漏筆。是作者用筆的乖巧處。

